

如何以“一觉醒来，我发现我被青梅竹马囚禁了”为开头写一本小说？

一觉醒来，我被青梅竹马囚禁了。他不让我出门工作，还说会一直养着我。还有这种好事？我强压住内心狂喜，谨慎地问：「为什么？」

《池鱼》（人间清醒现实剧女主和病娇阴郁言情剧男主互相救赎的小甜文～）

1

一觉醒来，我发现我被青梅竹马囚禁了。

他在我手腕上系了细细的锁链，又收走了我所有的通讯工具。

见我醒来，一双幽深的眼眸盯着我，嗓音沉沉道：

「从今往后，你就住在这里，不许再踏出门半步。工作我已经替你辞了，你那些同事客户都不许再去见，一日三餐我会给你送来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也都会满足你……」

还有这种好事？？

我深知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因此强压住内心的狂喜，谨慎地问：「为什么？」

他落在我肩头的修长手指微微颤抖，眼中多了几分痛苦：「霏霏，我不能容忍别的男人那样跟你说话，触摸你，亲吻你.....」

我很快抓住了事情的重点：「你喜欢我？」

他睫毛颤了颤，轻轻阖上眼睛，点头。

我一拍床铺，痛心疾首：「祁彦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」

早说的话，我还当个屁的社畜啊！

在祁彦约我吃饭，然后趁机灌醉我，囚禁我之前，我心里正第一百五十八次打着辞职不干的主意。

这个世界上，就没有比甲方更难伺候的生物。

这个世界上，也不可能有比客户更没下限的东西。

给甲方看方案，改了三十七版，最后他一脸不满地说：「算了，你还是把第二次拿给我看那一版，结合第七次给我看的，改一改给我吧。」

我当场就十分想把笔记本拍在他脸上。

去找客户谈单子，我心惊胆战伺候了半天，最后他借着酒劲硬要往我脸上亲，一边凑还一边说：

「霏霏，你不要再装了，我已经从你看我的眼神里感觉到了，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？放心，今晚过后，这笔单子我马上签.....」

这件事以我一把将客户按在车上胖揍一顿而暂时结束。

当然了，揍完第二天，主管就带着我，拎着水果去医院，点头哈腰地道歉。

「真不好意思啊，孙总，虞霏霏是我们公司去年刚进来的新人。小姑娘毛手毛脚的，还不懂事，还不懂事.....」

我垂着脑袋跟在主管身后，眼神瞟到孙总脸上时，差点没笑出声。

我当年跟着蓝汀在健身房举了几年铁，力气是真不小，何况昨晚被孙总逼急，下了死手。

此刻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手臂还吊着绷带，嘴边肿了一大块，看上去特别滑稽。

要不是主管及时在我腰间捅了一下，我可能真会当着受害者的面笑出来。

然而，面对孙总趾高气扬的眼神，我只能忍气吞声地道歉：

「对不起，孙总，是我不好，我一时冲动.....」

祁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

他推开病房门，径直走到孙总身边，打量他两眼，忽然冷笑起来：「孙总？我看叫孙子还差不多。」

祁彦原本就长得好看，眉眼只能用精致来形容，偏又有副腰细腿长的好身材，此刻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更衬得气势凛冽。

他目光冷冷地扫过来，连我这个见过他哭得鼻涕冒泡的人，都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

孙总呆愣了两秒，暴跳如雷：「你谁啊？敢这么对我说话？！」

祁彦根本不答他，转头对门外道：「白千景，赶紧进来，把人处理了。」

等那位叫白千景的大哥进来后，病床上的孙总脸都白了，声音颤颤巍巍到变了调：「白总，您、您怎么来了？」

这白千景不太像祁彦，脸上挂着和煦的笑，只是开口的话半点没客气：

「孙经理，我让下面的人把这个项目交给你，是让你好好招标，可不是让你猥亵小姑娘，败坏我们公司名声的。」

孙经理脂肪颤抖，额边汗珠滚落，磕磕巴巴地说：「我、我没.....是她勾引我.....」

我？！

大叔，看看您那一身脂肪，这话你也好意思说出口？

祁彦眼中冷光更甚，我眼瞅着他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水果刀，暗自琢磨了一下，怀疑他可能想抄刀子当场捅死孙经理。

当然了，孙经理没死，他只是被公司的第一大股东，子承父业的大少爷白千景开除了。

而且，白千景还暂时接替了孙经理项目负责人的位置，和我们公司签下了这笔单子。

出了病房大门，白千景和笑逐颜开的主管谈合同去了，走廊里只剩下我和祁彦。

医院走廊里弥漫着浓郁的消毒水味儿，而我.....很喜欢这个味道。

我不动声色地猛吸了两口，抬眼看到祁彦定定地看着我，眼中冷意褪去，唇边甚至带了一点笑。

于是小心翼翼地问：「祁彦，你.....不生气了？」

他摇了摇头，伸手把我耳边的碎发拨到耳后：「不生气了。」

我一把打掉了他的手。

祁彦怔了怔，目光顿时又幽深起来。

「别摸了。」我说，「昨晚打完人太累，回去就睡了，还没来得及洗头呢。」

然后此人的眼神顿时又阴转晴，实在比上海四月的天气还多变。

多变的祁彦，之前刚跟我冷战了半个月，这下又要请我晚上吃饭，还是南京东路那边一家特别有名、特别好吃的烤肉。

这店拿号排队都是两个小时起，祁彦却说他认识店主，可以直接安排座位，我怎么能不同意？

然而，我万万没想到，认识老板的好处，除了不用排队，还有从他店里带走一个喝醉的姑娘，也不会被怀疑然后报警。

总之，一觉醒来，我就被祁彦关在了这里。

而且这房间还不小，起码比我跟人合租的四室一厅里那间次卧大得多。

身下坐着的床垫柔软且富有弹性，比我在拼多多上五十八块买的床垫舒服无数倍。

房间里还弥漫着若有似无的清冽香气，又安静无比。

不像我住的那间房子，因为隔壁室友是个游戏主播，经常通宵直播打游戏，还边直播边抽烟，弄得我房间里也常年弥漫着淡淡的烟味。而且隔音太差，一吵就是一整晚。

有时候半夜出门上厕所，还能看到主卧那对小情侣在洗手间的浴缸里亲得火花四溅。

想到这里，我几乎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伸手握住祁彦的手，郑重其事道：

「说好了，你把我关在这里，是要负责我吃穿，而且要什么给什么的，可不能反悔啊！」

祁彦：「？」

2

实际上，我与祁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青梅竹马。

我头一回认识他是我四岁半那年，祁彦和我读了同一家幼儿园，而且一入学就不知死活地抢走了我的玩具。

那时候他又瘦又小，看上去十分营养不良，想不到竟然如此胆大包天。

于是我将他按在地上，胖揍了一顿。

祁彦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哭得鼻涕冒泡，惹人怜惜。

可惜我冷酷无情，铁石心肠，给人揍完还指着他鼻子警告他：「下次再抢我东西，卸你一条胳膊。」

这句台词是我从电视上学来的。

不过电视没告诉我，被我殴打又威胁后的祁彦，竟然会在第二天带糖给我吃，并主动要求当我的跟班。

我把祁彦带在身边整整三个月，这三个月里，他对我言听计从，送了我很多东西，并且不舍得我受半点委屈。

班里最漂亮的小女孩戴了朵粉红色的头花，他就撸掇着我给人抢过来。

隔壁桌子的小胖子上课偷摸着吃牛肉干，他又劝我去威胁小胖子，勒令他明天给我带一整包来。

那时候我缺心眼儿，不知道祁彦这是在给我下套，还真以为他是为我好。

结果三个月后，我成了满幼儿园知名的恶霸，除了祁彦，再没人愿意跟我玩。

滑滑梯面前，大家本来开开心心，见我来了瞬间笑容消失，一拥而散，只剩我一个人站在寂寞的冷风中。

我转头问祁彦：「他们为什么都不喜欢跟我玩？」

祁彦仍然温和地、无辜地笑着跟我说：「霏霏，因为他们嫉妒你，你太优秀了。你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免得他们孤立你。」

我信了，揪住跑得最慢的一个小孩准备动手，就在这时候，园长和前来参观的家长一起出现，齐声阻止我：「住手！！」

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是幼儿园一年一度的开放参观日，但祁彦记住了。

年仅四岁的他还用了三个月时间，耐心地、一点一点地给我织了一张网，将我紧紧缠裹在里面，挣脱不得。

那天，参观仪式半途中止，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排着队，抹着眼泪，一个接一个地在老师和家长们面前说出我的罪行。

每多一个人说完，人群里我妈的脸色就黑一分，到倒数第二个时，已经黑得仿佛拿碳素笔涂过似的。

最后一个，是祁彦。

我满怀希冀地看着他。

他扫了我一眼，看着老师和我妈：「我是虞霏霏最好的朋友。」

我刚舒了口气，结果他又泪眼汪汪地补充道：「只要霏霏能把抢我的玩具小猫，毛绒狗，冒险小虎队，果冻和麦丽素还给我.....」

那天，我妈揍我时我的惨叫声在小区里回荡了半个小时，我的屁股三天挨不得板凳。

不仅如此，第二天去幼儿园之后，我还被罚抄写自己的名字五百遍。

这名字笔画多又难写，我握着铅笔，一边写一边嗷嗷地哭：「我为什么不叫王一一，我呜呜呜呜.....」

这个时候，祁彦出现了。

他从我手中接过铅笔，小声说：「我帮你抄。」

我瞪他：「我不要你帮忙，司马光之心！」

「是司马昭。」

对于自己记错台词这件事，我感到十分丢脸，于是气哼哼地转过脸不看他。

夕阳西下，金红色的光从窗外洒进来，照在身上，泛开一片暖意，连我屁股上的疼痛都减轻了不少。

我靠在墙边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

直到祁彦摇醒我，把本子给我，小声说：「我抄完了。」

我就这样和祁彦和好了。

周六他说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，然后就打了辆车，把我一路带到市郊最昂贵的别墅区。

我被那带有花园和喷泉水池的三层独栋别墅惊呆了，一进门看见满室富丽堂皇的装修，差点以为我是在做梦。

祁彦把我拽到一个神情冷淡的男人面前，对他说：「这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叫虞霏霏。」

那男人的眼神落在我身上，冷冰冰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有些毛骨悚然。

这时候旁边一个打扮得十分有钱的女人走过来，看了我一眼，笑道：「看来我们小彦这次是真的交到朋友了，不是为了让爸爸和阿姨放心编出来的谎话，这下我可真的放心了。」

她的笑容看起来十分虚伪，和电视剧里的反派一模一样。

虽然那会儿我才五岁，但也已经从称呼上发觉，祁彦和他家里人的关系似乎不太一般。

晚上，祁彦的阿姨非要留我吃饭，盛情难却，我上桌看到一整只烤鸡，眼睛都亮了。

祁彦主动把鸡腿拆下来放进我碗里：「吃吧。」

祁爸爸马上不高兴了，一拍桌子：「没规矩。」

那位阿姨又赶紧劝：「好了好了，都是孩子嘛，我不吃又有什么关系.....」

祁爸爸不为所动，继续盯着祁彦。

祁彦镇定自若地拆下了第二只鸡腿，然后.....仍然放进了我碗里。

祁爸爸马上暴怒，把手里的筷子抽到祁彦脸上。

很清脆的一声后，祁彦脸颊出现了一道血痕，他却一声没吭，只是淡淡地垂下眼睛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，当场就把手里吃完的鸡骨头狠狠砸到了祁爸爸脸上，然后牵着祁彦的手向外奔去，还没忘顺手抓起沙发上他的书包。

从小就这么虎，怪不得长大以后会做出殴打客户的行为。

我带着祁彦一路狂奔，然后直接把他带回了我家。

我妈面对祁彦脸上那道渗血的伤痕流了眼泪，当即就同意了我把祁彦安置在我家的请求。

就这样，祁彦在我家住了两个星期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，一辆奔驰停在我家楼下，走出来一个举止优雅的奶奶，还有一位长身玉立的帅气青年，搂着祁彦哭了一通，然后把他带走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在幼儿园见过祁彦。

小学也是。

直到初中，我努力学了一个暑假，终于通过了本市重点初中的入学考试。

然后，入学第一天，我就在学校布告栏上的奖学金名单里，看到了祁彦的名字。

挺生僻一姓，挺别致一名，大概率不会是重名。

果然，我刚走进教学楼，迎面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色T恤，留着过耳长发的少年站在走廊里。

阳光没照到那，因此他大半张脸都在阴影里，可依然能看出清俊的轮廓。

原本他阴郁着一张脸，面无表情的样子，但看到我的一瞬间，唇边居然挂起了一点笑。

然后他闲庭信步般走到我面前，微微低下头：「罪罪，好久不见。」

3

我问祁彦：「你之前跟我冷战了半个月，对我爱搭不理的，也是因为你喜欢我？」

他轻轻点了点头，垂下眼，长长的睫毛投下一小片阴影，遮掩了眼里的情绪。

我晃了晃手腕上的铁链：「你喜欢我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却要做出这样违法乱纪.....的行为？」

祁彦蓦然抬起眼，我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红了眼圈，天生水波潋潋的眼睛看上去有些楚楚可怜。

但深知他什么德行的我很清楚，这种无辜下面，必然隐藏着无数阴暗生长的情绪。

他低沉着嗓音说：「因为我看到你和那个男人在一起，在日光中心。」

我只愣了短短几秒就反应过来，他说的是谁。

蓝汀，我的前男友。

从大二到大四，我和蓝汀在一起整整三年，然后分手于毕业前夕。

分手的原因没什么稀奇，单纯因为毕业季，大家各奔东西，实在没法在不确定的未来里再盛下一个对方。

离开上海前，蓝汀紧紧抱了我五分钟，在我耳边哑着嗓子说：「霏霏，我欠你一条酒红色的提花裙，总有一天我会还给你。」

他说的那条裙子，是我们一起逛淮海路时我看中的一条，轻奢品牌，四千多块，我和蓝汀一个月的生活费加起来都买不起。

我拍拍他的肩膀：「不必了，你好好去你的将来吧。」

本来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碰上蓝汀，没想到三年后他又回来，而且第一时间联系了我，说要带我去淮海路买裙子。

我拗不过他，只能挑了个不加班的周末和他出门。

面对蓝汀满怀希冀的眼神，店员抱歉地笑了笑：「您说的那个款式，是我们三年前的春款，目前早就下架了。」

在日月光中心吃完午饭，分别前我冲蓝汀摊了摊手：「你看，回不去了。」

我一时想得出神，没留意面前祁彦的神情。

等我猛然回神，才发现他已经凑到了我近前，灼热的气息随着呼吸覆在我脸上，近在咫尺的淡色瞳孔里，满是冷意和压抑的怒火。

然后他牢牢捉住我的手，用力之大，甚至让我觉得有些疼痛：「霏霏，你在想他吗？」

我试图安抚他：「我想他干什么？我和蓝汀都已经分手了。」

「分手。」祁彦喃喃念了一遍，忽然凑过来亲吻我。

我没留神，让他吻住了嘴唇，慌慌忙忙想躲开。

但祁彦用力极大，我竟然一时挣脱不得，只能努力在他唇舌间发出声音，「祁彦，你这是不是有点突然.....」

「你们分手之前，也做过这种事吗？」

祁彦一边轻声说着，一边将手放在我腰间扣紧，呼吸也愈发炽热。

「还有.....这样呢？」

「祁彦！」

我终于忍无可忍，一脚踹开了他。

祁彦被我踢在柔软的腹部，顿时痛得弯下腰去，却又抬眼，目光粼粼地看着我。

我想到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，顿时有些心虚，总感觉自己在软饭硬吃。

想到这里，我清了清嗓子，伸手摸了摸祁彦的头发以示安抚：

「祁彦，虽然你喜欢我，但咱们这个进度也得慢慢来啊。况且，当年你出国后，我还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，再加上都上了大学，交个男朋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」

祁彦目光凛冽又阴郁，落在我身上时，却又带了一层刻意粉饰过的缠绵温柔。

从很久之前起，在我发现了他其实并不温暖善良的本质后，祁彦就总是用这样的目光看我。

此刻，他望着我，声音喑哑：「霏霏，你答应过会等我回来的。」

我愣了半天，总算想起，高三那年，祁彦出国前，我去机场送他，他的确是说过「虞霏霏，等我回来」这样的话。

可问题是，那时候那种情况，他离开国内，几乎可以算得上逃离。

我听到这种话，只觉得和「改天请你吃饭」一样，是句客套而已。

再说了——

「祁彦，你高中那会儿，喜欢的不是一直是姜妙吗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」

祁彦沉默了一下，才问我：「姜妙是谁？」

还装！

我实在懒得跟他掰扯这件事，便另起话题：「你把我手机给我一下。」

祁彦摇头：「霏霏，手机不能给你。你要什么，我替你买。」

我本来以为他只是客套一下，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来真的。

我挑挑眉，嘲弄道：「我突然想起来，上周发了笔奖金，我本来打算把购物车里那个十万块的翡翠镯子买了的。」

没承想祁彦点了点头：「好。」

然后他转身出去了。

在门开那一瞬间，我眯起眼睛往外看，看到了一片黑白灰色调的装修。

似乎我目前被囚禁的这间弥漫着清冽柑橘香，色调温淡的房间，反而成了屋子里唯一的例外。

祁彦半分钟后就回来了。

他回来后第一句话是：「镯子买好了。」

我惊得从床上跳起来，吓得声音都变了调：「用我的钱？！！」

然后马上反应过来，哦，我并没有十万块，打扰了。

果然，祁彦扯扯唇角，勾出一抹极淡的笑容：「我买的，乖乖。」

祁彦，不愧是你，十万块说花就花。

祁彦走过来，亲昵地蹭了蹭我的脸，然后轻声问：「乖乖，你还想要什么？」

「我饿了，想吃徐家汇那家姓高的冷锅串串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我还想喝七分甜的荔枝葡萄奶茶，吃肯德基的薯条配麦当劳的番茄酱，还有汉堡王的牛肉堡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我还要——」我忽然顿住，接着抬起手，晃了晃腕上的锁链，「祁彦，你能不能解开我？我不会跑的。」

祁彦摇了摇头，十分温柔地替我梳好了头发，又坐在我身边，一下一下地摩挲着我的指尖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要吃的那些东西被祁彦公司的助理送来了。

扎双马尾的小姑娘站在门口欲言又止，我看她一脸天人交战的神情，估计在内心纠结要不要报警。

挺有正义感一小姑娘，我连忙对她喊：「不用报警，我和祁彦玩情趣呢！」

小姑娘长舒了一口气，把东西放下，小声说：「那老板，老板娘，我先走了。」

祁彦压根儿就不搭理她，把奶茶拿到我面前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

见我连喝了好几口，满眼是笑，终于也露出个舒心的笑来。

「霏霏，你还要什么？我去买。」

我忽然就不忍心支使他了。

他看着我的目光这一刻无辜又澄澈，似乎那些不幸又可怕的事情从未降临在他身上。

眼睛不会骗人，祁彦是真心喜欢我的，此刻他将我囚禁在这里，可他的灵魂，分明是匍匐在我面前的。

我不可能仗着他喜欢我，去做那个高高在上驱使他的神灵。

安静片刻后，我说：「祁彦，你陪我坐一会儿吧。」

4

祁彦就势坐在了地面上，将头伏在我膝上。

温热的气息透过薄薄的裙子布料，随着呼吸被送到我皮肤表层。

祁彦抓着我的手，碰着我手心，轻声说：

「我在那里接受治疗的时候，几乎要活不下去了，可也总想着，回来后还能见你一面。霏霏，如果我回不来了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会不会，就这么彻彻底底地忘了我.....」

我沉默着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祁彦是半年前回的国，而他回来前，我已经在上海过了整整两年半的普通底层社畜生活。

被领导训斥，被客户责骂，和同事虚与委蛇，靠垃圾食品和血浆片维持刺激大脑皮层的肤浅快乐。

日复一日的单调，组成了我生活的全部。

我小时候是幼儿园的恶霸，小学时优秀而且讨人喜欢，中学时代就变成了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少女，不漂亮，只是有点活泼。

如果不是祁彦又回来了，像一段格格不入的影片蓦然插入我的生活，我几乎已经坦然接受了自己泯然众人的事实。

初中再遇到祁彦时，我已经不像幼儿园那么缺心眼儿了。

那时候我已经把多年前那件事的前后脉络理清，知道他一开始坑我是因为我揍了他，后来帮我抄名字跟我和好，是因为要带我回家，向他爸和后妈证明，他真的在幼儿园里交到了朋友。

祁彦他爹，不是个好东西。

后来祁彦越来越严重的躁郁症，有一大半都是他整出来的。

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祁彦有病，更不知道他出国是为了治病和逃脱他爸的制裁。

因为从小到大，祁彦骨子里的性格就偏执又极端，在别人面前还会象征性地掩饰一下，对着我的时候，就赤诚地袒露出来。

或者，用一种刻意粉饰过的虚假温吞，来向我反复确认一个答案。

是他从未从父母那里得到过的回答。

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都不会丢下你。」

祁彦的母亲出身豪门，然后像所有烂俗的故事一样，爱上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人，并执意要和他结婚。

因为家人的反对，她偷拿了一笔钱，和男人私奔到了另一座城市。

助他创业，为他怀孕生子，然后在发觉他出轨后患上孕期抑郁，并在祁彦出生后病情加重，从病房的窗口一跃而下。

她死后第二个月，祁彦他爹就把情人娶了进来。

当初，祁彦像讲故事一样跟我说完了这段往事，然后歪着脑袋看着我：「霏霏会怎么想呢？」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忍住涌上来的情绪，咬牙切齿骂道：「你爸可真不是个好东西。」

祁彦愕然了一下，然后仰天大笑：「你说得对。」

因为这事，我本来就特别讨厌祁彦他爸，家长会那会儿在门口遇到时，他人模狗样地问我：「同学，祁彦的座位在哪儿？」

结果我一抬眼，他就沉了脸，显然是认出了我。

这就算了，他还跑去找我们班主任，说我从小就没教养，殴打长辈，强烈要求把我从这个尖子班里调出去。

他和我非亲非故，还是人品如此之差的一个渣滓，到底算我哪门子的长辈啊！

好在我们班主任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三两句就用「小孩子年龄小的时候都不懂事」把他堵了回去。

后来我越想越气，还忍不住迁怒了祁彦半天。

结果他买了我最爱吃的天使土豆片和 AD 钙奶来找我，低声道：「你讨厌他，我替你杀了他都行。不要不理我。」

我喝了口 AD 钙奶，总算想起小时候祁彦因为两只鸡腿被他爸用筷子抽出血来的事情。

「也对，他对你那么不好，我要是和你冷战，岂不是遂了他的意？」

我就这样跟祁彦和好了。其实是我单方面和好，因为祁彦压根儿就没打算和我闹别扭。

这次他回国后也是，因为我工作实在太忙，大部分时候，祁彦约我出门见面，我都只能单方面拒绝。

祁彦刚回来的当天晚上就联系了我，说要带我去吃牛排。

接他电话那会儿，我正在公司加班加点地赶方案，甚至来不及惊诧于他竟然回国了：「噢噢，改天再约吧，我好忙。」

等到第二个月，我终于找到时间跟他见了一面后，祁彦微笑着告诉我：「其实我打电话的时候，菜已经点好了。」

「啊？」我愣了愣，十分抱歉，「对不起啊祁彦.....但我那会儿真的太忙了，还没上的菜应该可以退掉吧？」

「霏霏没有来，我就自己一口、一口地吃完了。」祁彦仍然笑着，眼底的光泽丝毫未动，「我不退，我要等——等你来见我的这一天。」

他微微抬起下巴：「现在我等到了。」

迟滞的记忆终于苏醒过来，面前的祁彦与记忆里那个眼神阴郁的清俊少年渐渐重叠。

我在红尘里摸爬滚打太久了，与我打交道的，也都是和我自己一样琐事缠身的俗人。

因此我险些忘了，祁彦和我并不一样。

他精致脆弱得好像一尊玻璃人儿，可命运令他全身布满裂痕，他却仍然维持着天性里刻骨的倨傲。

最最奇怪的是，像我这样再庸俗不过的人，竟然还能阴差阳错和他成为朋友。

后来祁彦经常向我发来出门请求，但我被工作折磨得吐血，大都拒绝了。

半个月前他说想和我去市郊泡温泉，我原本都答应了，第二天又打电话，歉意地告诉他，我可能要爽约了。

虽然鸽人不道德，但我确实无可奈何。

毕竟我的好朋友柳夏，遇到了一些麻烦。

她那个无业游民前男友孙航对她死缠烂打，围追堵截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

柳夏甚至报了警，警察把人拘留了三天，结果那孙子出来后继续骚扰她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流氓样：「夏夏，没用的，你招惹了我，这辈子都摆脱不了我。」

柳夏气得破口大骂，对方照样无动于衷，她实在无奈，才找到了我。

柳夏是个瘦瘦小小的姑娘，矿泉水都拧不开的那种。

但我就不一样，我举过铁，增过肌，在风雨里穿梭着送过外卖，练了一身好力气。

我在柳夏家楼下找到孙航，装作对他一见钟情的样子，非要请他吃饭。

吃完后出门，等这厮色欲熏心准备对我上下其手的时候，我一声尖叫，一拳砸在了他下巴上。

又抬起膝盖狠狠撞在他腹部，等他痛得跪地呕吐才开始嘤嘤假哭：「你你.....我好心请你这个乞丐吃饭，你竟然非礼我，不要脸！」

孙航傻了，他把刚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，然后吐出一口带着血丝的唾沫，眼神狰狞地看着我：「你玩老子呢！」

他向我冲过来，我握紧拳头，跃跃欲试，结果这一拳没能砸在孙航身上。

因为祁彦不知道打哪儿忽然出现，拎着孙航的后脖领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他像只小鸡仔似的在空中扑腾，然后一拳一拳打得他满脸是血。

等孙航吐出一颗带血的牙齿，他才缓缓松开手，任他像一摊泥一样滑落在地，面无表情地说：「滚吧。」

然后孙航真的滚了。

我看着几步之外的祁彦，心中很是尴尬。

毕竟我给他的爽约理由，是领导非要压着我在公司加班，现在这样，倒显得我故意鸽他似的。

我憋了半天，吐出一句话：「.....我可以解释。」

「我都看到了。」祁彦目光沉冷地望着我，「从你对他一见钟情开始。」

啊这。

我很为难，支支吾吾了半天，一句话都没再说出来。

祁彦也不再出声，他看着我，很疏淡地笑了一下，眼底雾气弥漫。

然后他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之后的半个月，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。

5

我忐忑不安，头几天每天都给祁彦发消息，但他压根儿不回我，我挑着午休时间打过去的电话也不接。

后来工作太多，我又在朋友圈看到祁彦在酒吧玩得正开心，于是就歇了心思。

他出国这些年，与我的联系日渐稀薄，何况大家都是为生活奔波的成年人了，兴许他衡量过后，觉得我这样爽约的人不值得相交，于是就此作罢。

只是心中难免失落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交了不少朋友，只是兜兜转转，到现在还在紧密联系的，已经不剩几个，除去柳夏外，就只有回国后的祁彦了。

「霏霏。」

我一时想得出神，忽略了祁彦的问题，被这一声唤回了神，低头望见他正仰起脸看着我，唇边挑着一点若有似无的笑意，但眼神却莫名危险。

我想也没想地说：「我怎么会忘了你呢？祁彦，我们五岁就认识了，现在我都二十五岁了。」

二十年。

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。

祁彦的手指停顿在我腿上，眼中的波澜渐渐褪去，这样看去，竟然很温顺。

他伏在我膝上，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：「霏霏，别离开我。」

我在心中十分忧愁地叹了口气。

这大铁链子给我锁着，我想离开也做不到啊。

沉默半晌。

「祁彦。」我小声叫了他一声，他立刻抬起头望着我。

我纠结了一下，用极低的声音说，「我要上厕所，还想再洗个澡。」

祁彦怔了怔，长长的睫毛颤动两下，脸竟然红了。

他本来就长得极漂亮，眉骨下一双波光粼粼的眼睛，眼尾狭长。

嘴唇薄，可唇形漂亮，皮肤比一般的女孩子还要白，这下脸颊绯红，莫名多了种惊人的美艳。

我这个 lsp，看得口水差点流下来。

等回过神，祁彦已经从身上拿出一把小小的钥匙，帮我把锁链解下来：「房间里就有浴室，我在门口等你。」

我正要点头，他又忽然捉住我的手，定定地瞧着我：「霏霏，你不要逃走。」

说这话时，他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墙上被窗帘遮挡的窗户。

不愧是祁彦，实在是很了解我，想必是我高中翻窗出去打游戏，又翻墙出去觅食的行为，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：「祁彦，你家住几楼？」

他愣了一下：「.....四十一层。」

「你当我会跳伞，还是蜘蛛侠？」我甩开他的手腕，见他眼神又幽深几分，不客气地说，「你赶紧出去，我要洗澡了，昨天见面就没洗头，头发油死了.....」

他忽然笑起来：「霏霏要不要我帮忙？」

美人一笑，勾人心魄，我看直了眼睛，好半天才意识到，这人是在调戏我。

「出去！」

我一把给祁彦推出去，又将门反锁，转身进了浴室。

一进门我差点失声痛哭，祁彦家的浴室，竟然比我租的那间卧室还大，那浴缸的大小都快赶上我的床了。

这可是上海，寸土寸金的上海啊！

我一边感叹着，一边脱了衣服跨进浴缸里。

我活了二十五年，还是头一回使用按摩浴缸这种奢侈用品，研究了十分钟才搞定。

结果热雾刚在浴室内弥漫开来，我忽然听到门外响起祁彦的声音：「霏霏。」

???

我明明锁了门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

我哗啦一声钻出水面，从浴缸里站起来，可随即意识到这样更被动，于是又缩回去，提醒他：「祁彦，我在洗澡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他声音里多了几分低沉，似乎在刻意压抑着什么情绪，「干净的睡衣我放在门口了，霏霏你洗完记得出来穿。」

祁彦给我准备的是一套鹅黄色印玉桂狗的长袖睡衣，甚至连内裤都买了新的。

隔了这么久，他竟然还如此清晰地记得我的喜好，我诧异了一下，换上睡衣走出门去。

他拎着一只吹风机，站在床边认真地帮我吹了头发，我回头看到吹风机竟然是戴森的，又抖了抖。

祁彦这间公寓，从上到下透露着富裕的气息，仿佛是拿钱生生堆起来的，就连我面前的祁彦，满身也透着倨傲又矜贵的气

质。

而每个月拿着一万块薪水，穿着打折T恤、戴着淘宝二十块项链的我，站在这里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在祁彦面前感到自卑。

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情绪，抿了抿唇，走到我身边来，轻轻拥住我：「霏霏，我喜欢你。」

「所以，我拥有的一切，都可以是你的。」

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被他隐去的后半截台词。

——只要，你永远不离开我。

「我要你的一切干吗呢。」我叹了口气，向他摊开一只手，「你倒是先把我的手机给我，离职手续我总要填的吧？还有我朋友发来的消息，总要回复的吧？如果房东那里催我们交水电费，我总要给他转账吧？」

祁彦目光幽深地望着我。

「祁彦，工作你已经替我辞了——当然，正好我也不想干了。」我说，「我也愿意住在你这里，但是，祁彦，你要知道什么是适得其反。」

他眼神锋锐，危险地看着我：「霏霏，你不要逼我。」

「祁彦，你也不要逼我。」

我们瞪着对方，最终还是祁彦退了一步。

他嘴唇翕动两下，回身去拿了我的手机过来，果然，短短二十四小时没看，微信就有了几百条未读消息。

我把该退的公司群退了，只挑着急需的回复，滑动时发现蓝汀的未读消息，很自觉地直接略过，然后回复我妈：「妈，我没事，今天工作太忙，还没来得及看手机。」

我妈一时没理我，我关了微信，打开游戏，然后抬起头，盛情邀请祁彦：「吃鸡吗？」

「.....」

总之，我就这样和祁彦开始了海岛冒险。

那条起先用来绑我的锁链还放在床上，我嫌碍事，往旁边挪了挪，顿了两秒又抓起来，吓得声音都变了调：「银的？！」

好有钱，我还以为是铁的。

祁彦点点头，说：「925 银。」

我哭了：「祁彦，既然都已经绑过我了，你能把这玩意儿送我吗？」

「.....」

在我和祁彦说话的空当，降落在 G 港的我们被敌人拿步枪扫射而死。

我一下子来了火，正要重开一把，结果手机忽然来了电话，我妈。

我接起电话，我妈问：「霏霏啊，下班了吗？」

想到她还不知道我已经辞职的事情，我一阵心虚：「下班了下班了，今天白天特别忙，晚上就没让我们加班。」

我妈不疑有他，又问我现在在干什么。

「妈，我在祁彦家吃饭呢。」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道，「……祁彦他回国了。」

「真的？！」我妈很惊喜，让我把电话给祁彦，他一接过去，声音就变得十分温和，「阿姨好，我是祁彦。」

也不知道我妈跟祁彦说了些什么，祁彦一边听一边乖巧应声，最后说道：

「阿姨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好好照应霏霏的。嗯对，我现在就在上海开公司——阿姨，等有空了，我和霏霏回去看你啊。」

他说完，把电话递回来，我去接的时候没留神碰到了免提键，于是我妈的声音骤然响亮起来：

「……霏霏，蓝汀前两天给我打电话，他为了你，把工作调回上海了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瞧着这孩子还不错，你看你们还能不能再处一处，试试？」

我紧张地吞了吞口水，默默抬眼向祁彦看去。

果然，他眼底眉梢的笑意彻底消失，瞳孔中暗色丝丝缕缕浮现出来，直至凝结成一片彻骨的寒冷。

祁彦伸手挂断了电话，面无表情地走到我面前，俯身凝视着我的脸。

「我是大学暑假带蓝汀回去玩的时候，他才知道我妈电话的。」我试图解释。

祁彦好像完全没听到，唇边挑起一点轻微的弧度，手从我脖颈旁边绕过去，穿进柔软的长发里，然后扣着我的脑袋寸寸向他靠近，直到我于近在咫尺的地方与他呼吸交缠。

「霏霏。」他叹息般地说了一句，然后吻住我的眼睛，「你不该在我面前提起他的名字。」

6

祁彦实在是个喜怒无常的人，当晚又麻溜地给我铐上了，还没收了你的手机，不许我再发消息。

夜里，他与我同床共枕，修长白皙的手指轻轻绕着我的头发，温热的气息就在我耳畔缭绕。

我很不适应这样的亲近，但只要轻轻一动，祁彦就会用低沉又微哑的嗓音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：「霏霏，不要动。」

一次两次的，还行。

直到凌晨三点他还这么精力旺盛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揉了揉头发，猛然坐起来，按亮床头灯，瞪着他：「睡不着，我要打游戏。」

祁彦点点头：「好啊，我陪你。」

「那你把我手机给我。」

「不行。」祁彦眯着眼睛笑了笑，「霏霏，我去给你找个没插卡的手机。」

「祁彦，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？」我气鼓鼓地看着他，「蓝汀怎么啦？难道你上高中的时候没背过《岳阳楼记》吗？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，我这是在复习知识，懂吗？」

祁彦似笑非笑地望着我。

然后他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掌伸过来，一寸寸覆盖住我的手掌，琥珀色的瞳仁里描着我的倒影。

其实祁彦有一副更偏向少年体态的骨架，腰身轻盈，手指细长，就这么坐在我面前时，让柔和的灯光一打，流露出某种颇具迷惑性的脆弱和温驯。

我.....是个颜狗。

所以败下阵来，叹了口气，摆摆手：「算了，你陪我看会儿电影吧。」

祁彦点点头，伸手在床头按了一下，忽然面前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张巨大的投影幕，然后智能家居机器人的声音响起：「您好，我是机器人小霏，请说出『影片』名字，例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」

「.....」

我忽然想起，初高中时代，我也经常跟祁彦一起看电影。当然，那时候用的不是手机，就是教室里晚自习前空闲的投影仪。

我最讨厌数学，所以每周三下午两节连上的数学课，几乎都被我翘掉，然后拖着祁彦去器材室看电影。

祁彦是数学老师最器重的学生，竞赛里拿过奖的那种，所以在被抓到之后，他站出来，替我背下了这口锅：

「是我把这学期的内容都学会了，觉得无聊，所以硬拽虞霏霏陪我，还答应落下的课我帮她补习。」

结果我死性不改，没过两周又趁着晚自习前，偷偷用教室的投影仪放恐怖片《咒怨》。

当教室里的同学被吓得尖叫声此起彼伏时，年级主任冲到了我们教室门口，把笑得开心的我逮了个正着。

总之，我就这样被请了家长。

电影放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我靠在柔软的床垫上嗅着淡淡的柑橘清香，在记忆与现实交错带来的恍惚中渐渐睡

去。

因为工作忙碌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安心和放肆过了。

第二天我醒来时，天色已经大亮，阳光从拉开一半窗帘的玻璃外透进来。

而我正张牙舞爪地趴在床上，嘴角有干涸的口水印记，一条腿还搭在了祁彦腿上，触感温热。

.....心真大啊我，被锁起来也能睡成这样。

我默默地把腿收回来，摆好姿势，结果一抬眼就看到祁彦已经醒了，正用一种缠绵悱恻的目光注视着我。

大部分时间，他的眼神至多遍布情愫，却并不具备侵略性，因此也不会让人觉得冒犯。

「我平常睡姿很乖的，不这样。」我试图解释，「昨晚是睡得太沉了。」

祁彦轻轻笑了一下：「平常也不打呼噜吗？」

我僵在原地：「.....我打呼噜了？」

「挺响的。」

如果我有罪，法律会惩罚我，而不是让我在这里，听一个昨天还说他喜欢我的美人诚实地告诉我：「你打呼噜了。」

「祁彦。」我抬手晃了晃锁链，故作镇定，「你给我解开，我要洗漱去了。」

浴室里有一面很大的镜子，我站在它面前时，镜中清晰地倒映出我的模样。

穿着一身鹅黄色睡衣，长而卷的头发睡得乱蓬蓬，虽然皮肤偏白，但连续熬夜带来的黑眼圈反而被衬得更明显。

我不是一个纤细的女孩子，身高有接近一米七，体重正好一百二十斤。

好在由于常年健身举铁的缘故，练出了一身肌肉线条，看上去显得还算轻盈。

想到祁彦竟然能把喝醉状态下的我一路抱回来，我就感到深深的佩服。

我只是暂时还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会喜欢我。

高中时，他喜欢的人是隔壁班的美术生姜妙；回国后，他与我不过见了寥寥数次，而且还弄得很不愉快。

真是令人费解。

吃过午饭，祁彦忽然下楼了一趟，等他回来时，拿回了一个快递。拆开来看，正是昨天他在我信口胡说后下单的那个翡翠镯子。

祁彦把镯子套在我手腕上，让我的手搭着他，仔细端详了一下，低声道：「好看。」

我手腕不算细，小臂有漂亮的肌肉线条，所以戴上去，绝对不比那些手腕纤纤或者珠圆玉润的小姑娘好看。

但思及幼儿园时期的事情，我已经对祁彦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有所了解，于是便也没跟他计较这样的细节。

况且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说。

我把戴好镯子的手从他手里抽出来，藏到身后去，目光从插在玻璃花瓶中的一大捧洋桔梗与白玫瑰上扫过，再落回到祁彦脸上时，已经带了些温柔与怀念。

祁彦大概没见过我用这一招，愣愣地望着我。

「祁彦，你还记得我十四岁生日那年，你曾经也送过我一个手链吗？」我柔情蜜意地说。

「当时，我沉迷于编了珠子的红绳手链，但自己怎么编都编不好，又不许别人教我。是心灵手巧的你在生日那天，送了我一条编得完美又漂亮的玛瑙手绳。我真的好喜欢它，所以后来就一直戴着。」

「你出国后，我把它带到了大学，后来它又跟着我在上海的出租房里待了三年。把它拿在手里，就好像你也陪在我身边一样。我要是一天没见到它，饭都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」

我越说越煽情，结果一抬眼就看到祁彦站在我面前，唇边一抹浅浅的弧度，一脸似笑非笑的神情。

他凑近了些，在寸许的距离外望着我，声音低得好像耳畔呢喃：「霏霏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呢？」

「.....我想回去把我的宝贝手绳拿过来，让它陪我睡觉。」

祁彦蓦然站直了身子，拿起桌上的车钥匙，嘴角微勾：「我去帮你拿回来。」

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，仰着头，讨好地望着他笑：「别别别，我跟你一起去嘛，我想再收拾点东西回来，我们好同居呀。」

我承认我是故意的。

纵使没有日夜相伴，我与祁彦仍然也算认识了二十年，他是何敏锐的人，我清清楚楚，也知道他会在一向无法无天的我刻意撒娇卖乖时心软。

听到「同居」这两个字的时候，祁彦的眸光微微一暗，近在咫尺的喉结都轻轻动了两下。

尔后他牵起我的手，默不作声地带着我，走出了这间囚禁我整整两日的房间。

7

卧室外的装修风格果然一片肃穆，被黑白灰充斥的色调里，只有茶几上有一抹鲜艳亮色，是一只彩色的陶瓷罐子。

我愣了愣。

这罐子是我买下的。

当时，我和祁彦去参观一场艺术展，在工艺纪念品区买下它，结果付了钱才想起，我那间小小的出租房，没有放这么大罐子的地方，于是就顺手把它塞给了祁彦。

察觉到我在看，祁彦笑了一下：「霏霏，这是我回国后，你送我的第一个礼物。」

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：「但是我很喜欢它。」

听起来好心酸。我陷在他脆弱又哀伤的眼睛里，深感自己不是个东西，想也没想地说：「等下个月你过生日，我给你准备一份绝美的礼物。」

祁彦忽然顿住脚步，转头看着我，眼睛在一瞬间亮了起来，好像星星：「霏霏，你还记得我的生日？」

「.....记得，下个月七号，你就二十六岁了。」

祁彦那显而易见的雀跃，让我实在不忍心说出真相——我给所有亲近的朋友写微信备注，都是「名字+生日」，所以每次打开我与他的对话框，都能重温一遍他的生日。

但显而易见，这话要是说出来，我就别想去合租房收拾东西了。

于是我只能在祁彦亮晶晶的眼睛看向我时，露出一个慈爱的微笑，然后跟着他乘电梯下楼，坐进那辆银灰色的玛莎拉蒂里。

我租的房子在闵行，与祁彦居住的静安区相距甚远。

祁彦崭新发亮的车子开进破旧的小区大门时，我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鲜明的荒谬感。

「你在楼下等我吧。」

车子停在小区拐角的梧桐树下，就再也进不去里面狭窄的小路了。

我推开车门，对祁彦说：「这地方有点乱，你不要进去了。我把东西拿了就下来。」

祁彦取了我的手机和钥匙递给我，然后坐在驾驶座上，一手搭着方向盘，凝视着我。

他穿着一件有精致暗纹的白衬衫，很妥帖地烫好了每一处褶皱，袖口微微挽起，露出漂亮突出的腕骨。

再往上延伸，皮肤上便有了零星的伤痕，新旧交错，只显露一点，被恰到好处地截断在袖口。

似乎察觉到我在看他，祁彦微微垂下眼，将卷起的袖口放下，推开车门：「我和你一起。」

为了省钱，我住在顶楼，这是上个世纪的老小区，没有电梯。虽然外观破旧，但里面被中介公司翻新过。

一推门进去，我就在客厅看到了几乎堆成山的纸箱和垃圾。

一股热血冲上脑门，我想也没想，转身去拍西侧那个女孩的房门。

拍了半天她总算拉开房门，一脸不耐烦地瞪着我：「大白天的，催命呢？」
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：「你能不能把你的快递箱子和垃圾收到你卧室去？」

「你有病吧？」她翻了个白眼，「这是合租房，客厅是公用空间。」

这姑娘的职业是测评博主，每周都会收到数十个快递包裹，拆出来的包装都堆在客厅里，如果不是我经常催她收拾，这里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问题是，中介每月收取的清洁费却是所有人平摊。

我被气笑了，望着她：「好啊，那下个月中介来收清洁费的时候，你一个人交。」

「凭什么？其他两个人都没意见，就你事多？」她轻蔑地扫了我一眼，目光落在一旁的祁彦身上，忽然笑起来，「哟，带人回来住，所以看不惯我？不服气你整租去啊。」

我还要跟她理论，祁彦忽然伸出手，一把将我拽到身后，然后微微抬起下巴，倨傲地看着她：「她不整租。」

「切。」她冷哼一声，「没那钱就闭嘴，穷讲究什么呢？」

「因为我们已经在静安买好了房子，她马上就要搬过去住，今天是来收拾东西的。」祁彦低头扫她一眼，唇边泛起一点笑意，「还有，你的 Fendi 衬衣假得太明显，下次好歹买件高仿。」

我听傻了。

几年不见，他这杀人不见血的功力还进阶了。

祁彦丢下那气急败坏的姑娘，拉着我走到我住的那间次卧门前。

等我开了门进去，反手关了门，才一脸认真地问他：「你有没有看过《小时代》？」

祁彦：「？」

他笑笑地看着我：「高中的时候，陪你看过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「乖乖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」

「你不知道。祁彦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就是我在上海住了大半年的地方，12 平的卧室，除了床、桌子和衣柜什么都没有。」

「客厅一团乱，合租室友都不是很好相处，除了刚才那个，还有一个从半夜吵到天亮的游戏主播，和一对随时随地发情的小情侣。但我搬不出这里，因为我交了半年的房租，不满期搬走的话，只退一半。」

其实在回来前，我原本是打算以一种非常冷静的语气，向祁彦陈述这一切的。

只是，经过了刚才那一场争执，我的冷静似乎在莫名涌上的情绪火焰里被焚烧殆尽。

说到最后，我感觉我快要哭出来了。

「.....霏霏。」

我擦擦通红的眼角：「祁彦，我是一个非常庸俗的人。不但俗气，而且穷，斤斤计较。我勉强可以忍受一直住在这里，但我可能受不了去你那里住一段时间后，又被赶回到这里来。」

原本我还想说点别的，比如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我，万一有天不喜欢了怎么办。比如你对我可能有一些被记忆滤镜美化后的误解，其实我是一个讨厌工作、喜欢不劳而获的人。

可话音未落，祁彦忽然凑过来吻住我。

我蓦地睁大眼睛，几乎下意识想推开他，但却被祁彦牢牢按住肩膀。

他吻得很专心，温热的舌尖一点点描过我柔软的嘴唇。

这一刻，他身上淡淡的柑橘香气驱散了房间里的烟味，令我恍惚间回到了十五岁那年的冬天。

那年寒假，我和祁彦偷偷溜去郊区的温泉度假村玩，然后把橘子皮丢进燃烧的壁炉里，房间里很快就被一种温暖又清冽的香气填满。

我舒服地缩在毛绒沙发里，不知不觉就困了。

朦胧中，我感受到祁彦似乎走过来，站在了我面前，于是伸出一只手去，拽住他的衣摆：「别急着走，我先睡会儿……我好喜欢这里的橘子味儿……」

等我从记忆里回神，祁彦终于缓缓地放开了我。

他凝视着我的眼睛：「霏霏，我觉得你搞错了一件事，我怎么会赶走你呢？现在，是我要强迫你留在我身边。」

「我摆出的一切筹码，不是为了让你对我产生距离感，只是为了……迎接你。」

8

我倒不是不相信祁彦，主要是不相信自己。

但他的话实在说得动人，我陷入某种短暂的迷思中，略微恍惚。

等回过神，又叹气。我这辈子都没叹过这几天这么多气。

「祁彦，你不怕我答应搬去和你住，是为了利用你啊？」

他笑容轻缓：「你能利用我，我很高兴。」

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，我实在无可辩驳，只好偏过头去认真整理我的东西。

其实我住在外面的，一切从简，连衣服都没有几件，全是优衣库基础款。最珍贵的东西，要数我的相机和电脑，两样加起来值好几万块。

我从床下拖出一个行李箱，将夏天的短袖与短裤折了几件丢进去，又将我的一对哑铃放在里面。

电脑和相机都太大，放进不去，只能把零件收进去。

「祁彦，你去床头柜里把我的相机读卡器和备用电池拿出来。」

我随口说完，愣了三秒，像被烫到似的跳起来：「不不不，我自己来！」

可惜还是晚了。

祁彦已经拉开了床头柜的抽屉，然后看着里面的小玩具和一盒安全套发怔。

我脸颊通红，耳朵烧得发烫，默默地走过去，把东西放进绒布口袋，卷好揣进兜里，低咳一声，故作镇定地解释：「医生说，隔离一下，比较卫生。」

祁彦笑笑地看着我。

我恼羞成怒：「你快点帮我把东西收拾好！我去给中介打电话，说退租的事情。」

下意识间，我又像以前小时候那样指挥起祁彦。

可他非但没有动怒，反而拉开我的衣柜，拿出一件白衬衣，认真地认真地叠起来。

我出去打电话，跟中介说我要退租。

当初租房给我的那个姑娘姓何，比我还小两岁，听我要退房，语气立刻变了，冷冰冰地说，要我現在等在房间里，她过来清点东西。

中介公司就在小区外面，她没几分钟就到了。

一进门，先指着客厅的杂物跟我说：「虞霏霏，快月底了，这个月的清洁费你还是得付完了才能走。」

我挑起嘴角：「客厅的东西可没有一样是我的，要收清洁费，麻烦去找这堆垃圾的主人。」

「噫，斤斤计较。厨房的抽油烟机也坏了，你们得一起赔。」

「穷，所以斤斤计较怎么啦？不该我付的钱我不会出的。」我呵呵冷笑，「还有我可一次厨房都没用过，这里面连我的碗筷都没一副。要赔偿你找他们去。」

小何不置可否，又要跟我去检查房间。

等门开了，她立刻愣在原地，我抬头一看，正好瞧见祁彦站在床边，弯腰仔细地叠着我的内衣。

神情冷清，似乎不带一丝欲念。

我脸红了，往旁边一看，小何的脸竟然比我还红。

听到动静，祁彦抬头向我这边看来，微微一笑：「霏霏，衣服就只收几件贴身穿的带走吧。我打电话给司机和助理，让他等下开车过来帮你搬其他东西。」

虽然我其实不想事事都麻烦祁彦，但上海太大，叫搬家公司实在过于昂贵，于是只能抿抿嘴唇，应下来：「好吧，谢谢你，祁彦。」

「这位先生你好。」小何忽然开口，声音变得异常柔软，「请问你是霏霏姐的朋友吗？」

好家伙，刚才一口一个虞霏霏，这下就成霏霏姐了。

祁彦没有立刻回答她，只是直直望着她，望得小何脸红得快要烧起来，才慢条斯理地说：「不是，是男朋友。」

我蓦然睁大了眼睛，刚要否认，祁彦便安抚地冲我微笑。

小何脸色煞白，勉强地笑了笑：「那霏霏姐这次不租了，是你们为了省钱，打算一起住吗？」

她似乎硬要挑点什么出来，问完就死死地盯着祁彦。

祁彦仍然在笑，笑得温文尔雅，不骄不躁，似乎不具任何攻击性：「不是，是我在静安买了房子，200多平一个人住太寂寞，所以求霏霏过去陪陪我。」

「先生这么年轻有为，不知道在何处高就？」

小何完全失了礼貌和分寸，可祁彦竟也不动怒，异常地有耐心：「我在开公司，非雨珠宝设计公司，若何小姐有空，可以来专柜逛逛，看在霏霏的面子上，我会叮嘱店员给你打折。」

他的坦然与平静弄得小何一脸恍惚，检查卧室家具都十分草率，将押金退给我又收了钥匙之后，便迫不及待地走了。

我转头看着祁彦，磨牙霍霍：「万恶的有钱人。」

祁彦轻笑：「你们刚才在外面说话，我都听到了。」

.....我就说这房子隔音不好吧。

东西我和祁彦一起搬了两趟，到第三次时他让我在楼下等着，他上去拿我的相机。

我等在楼门口，目光从院子里有限的绿化上晃过去，忽然定格在不远处的岔路口。

那里站着一道异常熟悉的身影，格子T运动裤，脸上惊喜的笑毫不掩饰。

「蓝汀？！」

我惊得声音都变了调。

「霏霏。」蓝汀快步跑到我面前，望着我，满目欣喜，「你终于出现了！我给你发消息，你一直不回我，我在你家楼下等着，也不见你回来，我还以为你搬走了……」

发消息？

我愣了愣，从兜里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，果然那天被我刻意忽略的信息上赫然写着：霏霏，你有空吗？我明天去你家楼下找你。

因为之前给我寄书，蓝汀知道我住的小区 and 楼号，只是不知道楼层和门牌，不然他可能就直接上去敲门了。

「霏霏，你听我说。」蓝汀认真地看着我，神情里又带了一丝小心翼翼，「我那天回去后，已经认真想过了。的确，我不奢望过了这么久我们还能回到过去，可是霏霏，我还喜欢你，所以，我们可以尝试重新开始，我已经留在上海了，我……」

他话没说完，我身子忽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道扯向后方，踉跄了两步，撞在一处坚硬的胸膛上。

熟悉的柑橘香水味儿传来，祁彦冷飕飕的声音在我头顶上方响起：「请你不要再纠缠虞霏霏，她现在和你没关系。」

蓝汀愕然地看了看我身后的祁彦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里染上了一丝难过：「霏霏，这是你的新男朋友吗？」

「不.....」

我下意识要否决，否到一半又立刻顿住，转头向祁彦看去。

距离过近，他显然听到了我吐出的那个单音节字，神情寸寸转冷，直至眼神冰寒彻骨。

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大呼不妙，然而已经晚了。

祁彦眼睛发红，神色冷峻地看着我，声音轻柔，却令我心生寒意：「霏霏，我真应该永远把你锁在床上，让你再也见不到其他人。」

蓝汀似乎看出了我与祁彦之间的气场不太对劲，连忙伸手过来，想替我拽开祁彦。

他力气大，祁彦力气也不小，猛地甩开他的手，冷声咆哮：「滚！」

他这一甩手，我的相机也被甩出去，上个月刚换的长焦镜头砸了个粉碎，我心疼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我的镜头！我省吃俭用了三个月才买到的镜头！

「祁彦！」我大吼一声，声音里带着怒气，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伤到我的宝贝！！」

我的宝贝相机，呜呜呜。

祁彦浑身一颤，似乎连神情都凝固了。

他缓缓低下头，望着我，眼底风暴逐渐累积：「你的，宝贝？」

9

我觉得祁彦可能是误会了。

于是赶紧补充了一句：「那个，宝贝.....相机。」

然而祁彦的眼神已经彻底冷下去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我说话。

他松开我的手腕，轻轻后退一步，然后蹲下身，从地上捡起镜头碎片。

玻璃锋利，不慎割伤了他的手，鲜红的血顷刻间涌出来，一滴一滴落在地面上。

他却似未有所觉，仍然在收拾碎片。

小心翼翼地，轻柔地，充满歉意地。

一股莫名的痛从心底涌上来，钻入骨髓里，浸出一片冷。

上海四月的风带着湿润的锐气，吹得脸颊冰凉，我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
「霏霏。」蓝汀的声音响起，带了点迟疑，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，「你哭了？」

祁彦蓦然抬起头，目光森冷地盯着他：「谁允许你这么叫她的？！」

因为克制情绪，他的手下意识攥紧了手里的玻璃碎片，血因此流得更汹涌了。

我见过他病情发作的样子，知道他想用近乎自虐般的疼痛，去压制心底的焦躁不安和消极厌世。

再抬眼看面前的蓝汀，生怕他再待下去又刺激到祁彦的情绪，我赶紧开口赶人：「蓝汀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这儿有点事。你刚才说的事情，我们下次再议，好吧……」

「霏霏。」蓝汀有些着急地打断我，又看了祁彦一眼，声音低下去，「他这样……不太正常。霏霏，我担心你的安全。」

哎我去，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！

恕我直言，现在处于清醒状态，祁彦能不能打得过我还不一定呢。

况且，祁彦是病人，病情发作时只会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厌弃，但绝对不会伤害别人。

这事儿我一时半会儿跟蓝汀解释不清楚，只能去推他：「我没事，真没事！你先走，快走吧，有事回头聊啊！」

蓝汀总算被我连推带劝地弄走了，再回头去看祁彦，他已经拢着满手碎片，重新站了起来，目光绝望地看着我，眼里的一星光芒渐渐褪去，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
「霏霏。」他笑着说，「你多虑了，我不会伤害他的。」

这个笑令我心生不安，却强行压下情绪，扑过去看他的伤口，这才发现他手心已经一片血肉模糊，还有很多细碎的玻璃碴嵌在皮肉里。

他却仿佛完全感受不到疼痛似的，仍然目光沉沉地看着我，唇角甚至有一点轻微的弧度。

「不行，祁彦，你这伤口得赶快处理——」

我话说到一半，忽然被猛地一拽，声音一下截断了，然后一路踉踉跄跄地往前，直至跌进车里。

祁彦「嘭」的一声拉上车门，声音沉冷：「我们回家。」

他眼底雾气缭绕，我几乎瞧不清楚里面的情绪，只能定了定神，劝道：「回家可以，我来开车行不行？你这手伤得严重，别用力了。」

我说得很轻，声音里带着强烈的安抚意味。

祁彦沉默半晌，嗓音微微柔软下来：「.....好。」

我是高考完那年考的驾照，但自从我家的车卖掉之后，我再也没开过，驾驶技术有点生疏，而且还不认路，只能跟着导航的指挥，以 40 迈的速度在路上缓缓挪动，往医院开去。

一路上，祁彦始终沉默着没有说话，血腥味在车里渐渐弥漫开来，渐渐加深了我心里的担忧和慌乱。

我下意识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。

其实年少时期，我并非没有和祁彦吵过架。

中考我超常发挥，比以往任何一次模考都考得高，刚好过了省重点高中的分数线，不用再交择校费。

我妈高兴坏了，特地批准我可以大玩特玩，于是那段时间我玩疯了，天天不是泡在网吧里，就是骑车游过大半座城市，钻进小巷的苍蝇馆子里找吃的。

那个暑假，祁彦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哪怕我问他成绩，他都没回过我。我以为他不会留在这里读高中了，也就没管。

我并不知道他正是在那个暑假确诊了病情，又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。

也不知道他和继母生的弟弟吵了一架后，从那座牢笼般的别墅搬了出去，在外面租公寓，一个人住。

直到开学我才知道，祁彦还是留在这儿上学，和我一个学校，一个班。

开学后，我本来想收敛心思，做个好学生，结果那会儿被我的虚假兄弟张迅蛊惑。

「没事的虞霏霏，我们就出去这一次，就一次——等下周我们就开始好好学习。」

我们翻窗又翻墙，去网吧团战副本。

半夜副本通关，我去网管那要了瓶可乐，回去就看到张迅坐在电脑前，贱兮兮地笑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他朝我钩钩手指：「虞霏霏，看不看恐怖片？」

我向来自诩胆大，一听恐怖片，麻溜地把脑袋凑过去，看到屏幕上出现的画面，一片模糊，灯光昏暗。

还没等看明白，张迅忽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道像拔萝卜似的从椅子上拔起来，接着重重的一拳落在他脸上。

张迅惨叫一声，惊怒交加地跳起来，一句脏话刚吐出一半，又挨了一拳。

我这才看清动手的人是谁：「祁彦，你干什么？！」

「我干什么？」他动作停顿了一下，偏过头看着我，缓慢地笑了一下，眼底的不屑又一次湿淋淋地浮现出来，「虞霏霏，你不问问你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大半夜的，你不在寝室睡觉，和人翻墙出来打游戏？！」

我茫然地摇了摇头，脑中却忽然闪过刚才昏暗的画面，好像有点懂了，但还是不太懂。

虽然不懂，但祁彦眼底的不屑刺痛了我青春期莫名的自尊心，于是我去拽他的手：「有话好好说，你先松手好吧？」

「虞霏霏，你要当着我的面，护着他？」

他偏过头，冲我咧了一下嘴角，那笑容怎么看怎么冷。

我很想气势磅礴地说一句：「这是我兄弟，你给老子放开！」

然而终究只是喏喏道：「有话好说，你先放手嘛。」

祁彦嗤笑了一声，松了手，不再看张迅一眼，只是握住我的手腕，拽着我往出走。

黑网吧里看戏的人不少，还有几个染着花花绿绿头毛的小混混，平日总号称这是他们的地盘，谁敢撒野就不客气。

然而看到祁彦这样子，竟然没一个人上前阻拦。

祁彦把我拖回了学校，交给了宿管阿姨，我被罚了一篇检讨，停了一天课，还请了家长。

不光如此，他还整整一个星期没再跟我说过话。

我故意戴着那根红色手绳在他面前晃悠，祁彦也只当完全没看到。

我一个人坐在操场边上万分难过的时候，张迅忽然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我附近。

他说：「虞霏霏，我找到给咱们报仇的办法了！我兄弟跟我说，看到祁彦在体育器材室里拿美工刀划自己胳膊，一下一下，血淋淋的！他精神肯定有问题，说不定就是个疯子——我们给他好好宣传一下！」

然后，在张迅惊愕的眼神中，我把他毒打了一顿，威胁他不许把祁彦的事情说出去，否则，我不但要把他后来又出去上网的事告诉老师，还要见他一次打一次。

张迅鼻青脸肿地点了点头，连滚带爬地跑了。

我去器材室看祁彦，他坐在软垫上，安安静静地望着窗外缓缓沉落的夕阳。

我没说话，坐到他身边去，在兜里掏了半天，摸出半袋我藏了一整天的奥利奥。

「和好吧，好不好，祁彦？」

他侧过头，微微垂下眼，掩住其中复杂的神色。

夕阳橙红的光落在他身上，将鸦羽般细密的睫毛尖染出星星点点的暖色。

后来，我真的再也没有去过网吧，也没有再和张迅来往过。

哪怕过了很久，我依然还会想起那天黑网吧里的祁彦，他落在张迅脸上的拳头，额角的汗珠，和他倨傲神情下掩盖的极度担忧与庆幸。

10

虽然我和祁彦和好了，但这种冲动而且无法无天的性格，没怎么收敛。

第二学期，学校里组织了一场篮球赛，同年级比赛，而且限男生参加。可惜我们班控球后卫那几天吃坏了肚子，训练时由我顶上。

就这么一直训练到了比赛前夕，我和篮球队的几个男生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然后比赛开始，控球后卫回来了，几个人一路杀进决赛，我扛着班主任提供的单反相机在场边疯狂拍照。

最后我们班拿了年级冠军，学校论坛里却流言横生，说我们班打球脏，暗里耍小动作，冠军拿得名不正言不顺。

我气得要命，在论坛里和人对线，大战了一晚上，最后那几个人放话：「不服现实里碰一碰。」

打架地点约在了操场后面的柳树林里，我雄赳赳气昂昂准备去赴约，却被祁彦一把拽住：「你去送命？」

我不服气地挥了挥拳头：「你怎么知道我打不过他们？」

祁彦冷笑一声，向我这边走了一步。

我下意识后退一步，气势瞬间弱了下去，小声说：「他们太过分了.....我们光明正大打赢比赛拿到的冠军，凭什么要被他们造谣啊？」

「虞霏霏，你知道那几个跟你吵架的人是谁吗？」

祁彦声音冷得瘆人，我缩了缩脖子，下意识摇头。

他笑了：「两个高三年级的体育生，人高马大，现在体考结束，学校都管不了他们，你要去送死吗？」

高三的体育生为什么要管我们高一的比赛？

祁彦看出了我的一脸迷惑，淡淡道：「决赛和我们打的那个小前锋，是那两个人收的『徒弟』。」

我恍然大悟，然而心里万分不服气，望着祁彦欲言又止。

他沉默片刻，轻声道：「这件事，我来处理，你先去食堂吃饭吧。」

我也不知道祁彦究竟是怎么处理的，总之第二天，我就听说了高三有两个体育生因为打架斗殴，被停课处理了两星期。他们回来后，也没有再找过我麻烦。

倒是那个「徒弟」来我们班门口堵过我，最后被篮球队的几个兄弟赶了出去。

也是那个时候，我猛然意识到，自从重逢后，似乎我与他之间的位置便颠倒过来。自始至终，一直是他在保护我，替我收拾烂摊子。

我终于安分了许多，把过度旺盛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。

本来以为我和祁彦会一直这样下去，没想到高三第二学期开学后，我在学校给艺术生准备的画室里，看到了祁彦和隔壁班的姜妙。

姜妙是美术生，人长得特别好看，性格也好。她的头发是淡淡的玫瑰棕色，让阳光一照，泛出一点粉紫。

她握着笔，在画架上认认真真涂了半天，手上染了颜料，就侧过头轻轻叫了祁彦一声。

原本靠在窗边发呆的祁彦立刻回神，拿了湿毛巾给她擦手。

我在心里思考了一下，觉得既然是好兄弟就不能耽误祁彦的幸福，于是光速撤离。

心里有那么一点零星浮起的难过，也被我强行抛诸脑后了。

「到了。」

祁彦冷而沙哑的嗓音使我骤然从记忆中抽离。

我踩下刹车，转头看了一眼他的手心，发现伤口附近的血迹已经微微干涸，连忙找了个地方停车，一路把他带进了医院。

作为有钱人，祁彦没有随身携带医保卡的习惯，我只能含泪用现金给他挂了号，带着去处理伤口。

医生拿蘸了酒精棉球清理了血迹，又用镊子夹出伤口里的碎玻璃碴，上了药，最后才说伤口有点发炎了，最好打完破伤风再去输点消炎药。

祁彦垂下眼，淡淡道：「不用了。」

「用。」我无视了他的请求，「医生你开单子吧，我下楼缴费去。」

万万没想到，我下楼缴费的时候，竟然在大厅碰上了祁彦的朋友白千景。

这位大少爷身边带了个娇娇小小的姑娘，看到我还主动打了个招呼：「咦，那个谁。」

「.....我叫虞霏霏。」

「哦对，虞霏霏，你是祁彦的心上人嘛，我知道的，就是名字有点拗口。」白千景笑容和煦地看了我一眼，「你来这儿，是病了？」

我犹豫了一下：「不是我，是祁彦，他有点.....不舒服。」

因为不清楚白千景是否知道祁彦过去的病情，我下意识不想把他受伤的事情说出来。

在普遍环境还是对躁郁症患者有偏见的前提下，我不是很想让祁彦冒这个险。

然而，我含糊其词，白千景的神情却严肃起来。

他转头对身边的姑娘说了两句话，又拿出一张卡，把人先哄走了，这才抬头，直直地看着我：「祁彦他，是不是病情又复发了？」

见我满脸愕然，白千景轻笑一声：「祁彦没跟你说过我和他是怎么认识的吗？」

我摇头。

「他和我母亲是病友，在国外的時候，住在同一家疗养院。」

白千景转头看了看身边，门诊大厅人来人往，似乎不管什么时候，与生老病死相关的地方总是不会冷清。这世上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生，也有人在死；有人在受病痛折磨，也有人在渐渐痊愈。

高中时，我也有好几次亲眼见过祁彦病发。

他原本不是爱说话的人，在旁人眼里随和温吞、沉默寡言，但病发时会一直反复不停地说，讲他对祁父的恨，和对素未谋面的母亲的怨怼，然后找到附近的利器，从胳膊上划过去、扎进去。

甚至有一次，他拎着染血的圆规，站在了我面前，目光沉沉地望着我。

我没说话，劈手夺过圆规，把人带到了医务室包扎。

祁彦很相信我，他在我面前从来没遮掩过自己的情绪，我也把这件事瞒得很好，到他高三出国时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他这几年一直在生病。

「祁彦当时出国，就是因为病情已经很重了，医生建议他离开国内熟悉的环境，去新的地方试试。但他出国之后，原先的号

码停用了，微信和邮件也不回，我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。」

「他不回，是因为没有办法回你。」白千景唇边缀着一丝笑，怎么看怎么冷，「虞罪罪，祁彦和我母亲一样，病情都太严重，避免刺激情绪，通信设备都是不准用的。除了每天服药之外，病情严重的时候，还需要辅以电击治疗。」

「电击」两个字刺入耳膜，我脑子嗡嗡作响。

我看着面前的白千景，分不清他眼神里到底是悲悯还是嘲讽。

祁彦.....

「你别以为他是出国享福去了，国外留学生里，的确多的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但祁彦肯定不是。他的生活挺不好过的，为了和他爸抗衡，两年时间修完了四年的学分，又付出极大的代价，才创立了他现在的珠宝公司。」

白千景停顿了一下，我的心脏也跟着高高悬起。

「支撑祁彦活下去的，除了报复他爸，大概就是只有回来见你了吧。」

我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心里像被谁撒进去一把碎冰珠子，揉进血肉里，滚得又冷又疼。

白千景笑了一声：「走吧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祁彦。」

「.....刚才跟你一起那姑娘呢？她是来干吗的？」

白千景轻描淡写地说：「流产手术，她一个人去就行了，反正又不是第一回。」

我忍了好半天才没把那句「渣男」脱口而出。

等进了电梯，白千景转头打量我一眼，忽然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：「她之前怀的几个孩子，都不是我的。这一次，如果不是她自己在套上扎了洞，想逼婚，也不会有孩子。」

「虞霏霏，收起你廉价的同情心吧，成年人的世界有自己的规则，我可不是祁彦。」

他歪着头看我一眼，眼睛里带着冰凉的笑意，先一步走了出去。结果因为不知道祁彦的病房在哪儿，走了两步后，只能默默站在原地等我。

我冷哼一声，路过他身边时，半秒也没停留。

进门的时候，祁彦正坐在窗边的椅子上，偏头望着窗外。

光从他漂亮的脸上扫过，落下深深浅浅的阴影，睫毛低垂，令我看不清他眼底的情绪。

听到动静，他转头看过来，等看清我身后的白千景之后，眉头皱了皱：「你怎么在这里？」

白千景唇边挑起一点弧度：「听说你受伤了，来看看你啊。」

祁彦抿了抿嘴唇，不再理会他，只是冲我道：「霏霏，过来。」

我敏锐地察觉到祁彦和白千景之间的气氛不大对劲。

「祁彦，你先等一下。」我冲他挥了挥手里的缴费单，「我先去找医生，给你把针挂上，输完液我们早点回家。」

我刻意放软了声音，祁彦眼睫轻轻一颤，神色柔和下来，应了一声。

我转身去诊室找了医生，又拿着药和她开的单子去护士台。

不知道祁彦和白千景到底说了些什么，等我领着护士回去的时候，正好听到祁彦冷冷地说：「我和你不一样。」

白千景正要说点什么，转头看到我回来了，就笑着闭了嘴，冲祁彦挥挥手：「既然你伤得也不重，那我先走了，下次有空再来看你。」

祁彦冷哼一声：「你最好别来。」

白千景不在意地笑了笑，转身走了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追出去，发现他站在门外的走廊上没走，好像特意在等我。

我还没出声，他就转头看着我，一脸若有所思的神情。我停顿了一下，低声问：「你是不是知道祁彦瞒着我的事情？」

白千景笑了笑：「比如呢？」

「他当初，到底为什么要出国？」

这个疑问藏在我心底已经很久了，刚才听白千景说祁彦在国外过得很不好时，除了心痛难过，从前的疑惑又重新浮现。

按理来说，祁彦的病情再重，想离开熟悉的环境，也没必要直接出国，换座城市，留在国内，他母亲那边的家人也更方便照顾他。

除非.....

除非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以至于他根本不能待在国内，只能出国躲避。

我想到高三的时候，好像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末过后，祁彦忽然没有来学校，也没有回我消息。

一连过了三天，我终于等到了他重新出现。

可是他脸色惨白，神情恍惚，满是雾气缭绕的眼睛望着我，声音也轻得像一缕烟：「霏霏，我要走了。」

我原本揣着一肚子话要说，还准备为他不回我消息闹个脾气，听他这么说，瞬间愣了：「你要去哪儿？」

「我要出国了。」他很淡很淡地笑了一下，伸手把抽屉里的书拽了两本出来。

我低下头，发觉他的手背用力到青筋鼓起，指尖微微战栗，不由心头一痛，伸手覆住他的手，「为什么？祁彦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」

「.....我要出国治病了。」

祁彦深深地望着我，我无法形容他那一瞬间望着我的眼神，决绝又热烈，好像突然融化了向我奔涌而来的冰原——

又好像，这是我们此生能见的最后一眼。

他微微抬起一只手，似乎想来摸摸我的头发，最终却僵在半空，收了回去。

我那时没太在意，只是焦急地问：「只是治个病而已，不能留在国内治，非出去不可吗？」

祁彦轻轻地笑了。

「霏霏，池鱼困于涸泽，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这一次，是我输了。可我不想死，我还想再见你。」

祁彦的退学手续，是他小舅舅来办的，流程特别快，一天就退了学，收拾了宿舍里的东西带走。急匆匆的，像一场狼狈的逃离。

三天后，我翘了课去机场送他，祁彦的小舅舅也在。

他没跟我说什么话，只是在走入登机口之前，回头望着我，低声说：「虞霏霏，等我回来。」

但我总觉得他回不来了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郑重其事地答应了他：「好。」

白千景的声音令我骤然回过神。他凉凉地笑了笑，说：「为了治病。」

「只是这个原因吗？」

「不然呢？」白千景反问了一句，忽然低下头，慢条斯理地凑近了我，声音透着一股冷，「你若是真想知道，总有办法能查出来。虞霏霏，祁彦一心记挂着你，但我看你在国内的日子倒自在得很。谈恋爱、工作、健身，一项都不耽误——你真的喜欢祁彦吗？还是……你只是看他现在病好了，这么有钱，又对你一片痴心，顺着他来也没什么不好的？」

白千景彻底敛了那副用来当面具的笑脸，盯着我的眼睛里泛出彻骨的冷意，似乎要我羞愧地承认，自己就是一个贪财拜金的女人。

可惜我没有道德，他绑架不了我。

我点点头，坦然地说：「你说得对，可我让祁彦别喜欢我，他偏要喜欢我，怎么都说不听，还非要给我花钱。」

白千景愣了愣，神色忽然变得难看起来。

我偏着脑袋，故意笑得很放肆张扬：「难不成，你喜欢祁彦，所以看不得他喜欢我？」

白千景被我气走了。

不说就不说，非跟我在儿装腔作势了半天，还要拐着弯儿骂我，莫非真以为我是个好脾气的包子？

我也气哼哼地回到了病房内，护士已经给祁彦把针挂上了。我连忙过去看了一下药水滴落的速度，确认合适后，才在床边坐了下来。

祁彦抬起眼望着我，眼底一片粼粼的波光：「你找白千景干什么？」

「问他点儿关于你的事。」

「你想知道我的事，问我不就好了，问他做什么？」祁彦皱了皱眉，「离他远点儿，那不是什么好人。」

我有点意外：「上次那个孙总的事情不就是他帮忙解决的吗？我还以为你跟他关系挺好的……」

「我跟他关系好，和他不是好人，这两件并不冲突。」祁彦淡淡地说着，垂下眼睑，「霏霏，有些事情挺复杂的，我会找合适的时机告诉你，但不是现在。你只要记得，白千景不是好人——至少在你面前，他不算是个好人。」

我皱了皱鼻子，有点不高兴：「我当然知道啊！你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来医院吗——是来陪他女朋友做流产手术的。结果他撇下那姑娘一个人，倒跑来看你了。」

「那不是他女朋友。」

祁彦忽然打断了我，迎上我吃惊的眼神，很寡淡地笑了一下：「霏霏，白千景身边女人不断，但他却从来没交过女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」

「.....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他觉得那些人，没一个配嫁进他们白家。但他又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，为了引人上钩，会给些甜头，比如钱、车子.....或者，成为白太太的许诺。总有人上当，今天你看到的那个，也是其中之一。」

祁彦的声音一直很平静，甚至透着一股冷淡：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久了，白千景又有了新的目标，就不想继续了。但她不愿意放弃，以为怀上孩子，白千景就会妥协——但结果，你看到了。」

我愣在原地，想说点什么，但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竟然一时词穷。

祁彦跟我描述了一种只存在于电视剧和小说里的生活，它好像脱离了现实，高高地挂在树上，但从他的语气听来，似乎他对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。

「霏霏，这世上的事，总是得一遭就要失一遭。我越往上走，越发觉得自己丢了很多东西。」

祁彦忽然伸出一只手，轻轻覆在我的手上。

我抬眼看着他，他眼底的脆弱和小翼翼，在这一刻一览无遗：「霏霏，不要把我一个人，丢在他们的深渊里。」

12

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」

我说得很郑重其事，也确实说实话。

在祁彦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总是梦到他。

梦到我和他站在南方难得一见的大雪天气里，我伸手去接降落的雪花，看着它融化在我手心。祁彦是很怕冷的体质，脸颊冻得惨白，指尖却是发红的。

我丢了一小团雪在他身上，本来都做好了防御的准备，但他只是笑着看我，然后忽然像一缕烟一样消失了。

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祁彦对于我来说，比我原本想象的更加重要。

可是我真的再也没有联系到他，梦里祁彦的脸一天比一天更模糊，终于，我上了大学，去了新的环境，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。

时光如尘，我联系不到他，感受不到他的存在，于是就不知不觉忘记了他，这是人世间再常见不过的事情。

祁彦之于我，渐渐成了一场遥远的梦境，被灰尘封印在记忆里。

有时候想起来，仍然觉得很恍惚。

他怎么就突兀地抽离出我的生命里呢？他的病康复了吗？我还有再见到他的可能吗？

从前，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我来说，通通是未知的。

直到我忽然接到祁彦的电话，说他已经回国了，正在上海，与我呼吸着同一片天空下的空气。或许我早上感受过的那阵潮湿的风，下午就吹到了他那里。

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，像上海六月的雨，细细密密，一点一点填平了我内心那一小块空荡已久的荒芜，可又反而生长出别的情绪。

——我害怕。

是的，我害怕。

我怕与祁彦见面，因为如今他仿佛已经跃迁至另一个世界，而我仍在红尘的泥泞中摸爬滚打，不得出路。

站在他面前时，总是油然而生一股自卑又自我厌弃的情绪。

但这又不是祁彦的错。

所以我就更加讨厌自己了。

祁彦不是傻子，他大概也看出了我在他面前的不自然，可时间与距离带来的疏离感又并非一朝一夕能消除。

在我以为他与我一样束手无策时，祁彦把我关在了他家。

用这种简单到近乎荒唐的手段，把那层无形的隔阂打破，尔后记忆回流，穿越重重时光在此刻汇聚成汪洋。

我告诉自己，这一次，我不会再把祁彦弄丢了。

看着祁彦惯常带着漂亮笑容的脸，我还是把那个问题问了出来：「其实我刚才是想问白千景，你当年到底为什么要出国？」

祁彦微微愣了一下，垂下眼睑，眼底的光忽然暗下去。

但只是一瞬，很快他就牵起一抹淡淡的笑：「当初你就知道了，是为了出去治病。」

祁彦在说谎。

我与他朝夕相处了太久，知道他说谎时会下意识垂下眼，好像在遮挡翻滚的情绪。

当初祁彦离开前说的那句话，又一次浮现在我脑海中。

「霏霏，池鱼困于涸泽，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这一次，是我输了。可我不想死，我还想再见你。」

直觉告诉我，真相远比如今浮出水面的部分要复杂。

可祁彦不想说，我也不打算逼他。

两瓶消炎药很快就输完，我开车带祁彦回家，又严格听从医生的嘱咐，叮嘱他吃药。

他手上的纱布需要两天过去换一次药，在此期间，伤口不能碰水。

祁彦微笑着说：「你别听他的，没那么严重。」

我瞪了他一眼：「碰了水伤口发炎，容易感染，还会留疤。」

「.....霏霏。」

「敢不听医嘱，小心我揍你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我怀疑祁彦这人可能有点抖 M，明明被我威胁了一通，但眼角眉梢都是水波般泛开的笑意。

他不笑时是个冷清美人，略略有些寡淡，但笑起来眉眼间会染上些瑰丽的神色，忽然就变得鲜活且浓墨重彩起来。

呜呜呜，我爱美人，我甚至有点馋他身子。

傍晚时，祁彦的助理和司机把我的东西打包送了过来。

和祁彦这间巨大的平层公寓相比，我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，我把衣服一件件整理出来放进衣柜里，竟然只占了那个巨大衣柜的四分之一空间不到。

哑铃和拉力绳放在客厅的空地一角，三脚架和电脑被安置在书桌上。

相机已经被祁彦摔碎了，我只抢救下一张存储卡。

祁彦抿了抿唇，低声说：「我会买个相机赔给你。」

声音里满是歉意。

「不用啦。」我抬起右手冲他晃了晃，「你还给我买了个镯子呢，这能买两台相机了。」

祁彦皱了皱眉：「这个是礼物，那是赔偿，不一样。」

「可.....」

「乖乖，这都是小钱。」祁彦温柔地笑了笑，「若是你不愿意，就把相机也当作礼物吧。」

好吧。

买一台几万块的相机，对祁彦来说确实不算什么大钱。

第二天祁彦从公司回来，给我带回了一台崭新的哈苏 H6D-400C MS，还有配套的长短焦镜头。

他说：「我找摄影部门的人帮你配的，你试一下合不合适。」

我小心翼翼地接过相机，不想试，只想供起来。

就这样，我过上了仿佛被金主包养一般的生活。白天祁彦去公司处理工作，我就躺在家里一边刷综艺一边吃零食，困了就睡，觉得吃太多就爬起来举举铁。

当然，祁彦并没有真的把我锁在床上，也没有再没收我的手机。

前公司有个项目群我忘了退，竟然也没人踢我，我每天看着他们在里面商讨项目进度，后来有一天，竟然有人把白千景拉了

进来。

我盯着他的头像思考了半个小时，还是没决定要不要加他好友。

祁彦让我离白千景远点儿，直觉告诉我，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听他的话。

可我又一直想查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于是找了几个还算熟悉的高中同学，旁敲侧击地打听，结果他们比我还茫然：「什么？祁彦当年不是因为家里太有钱才出去的吗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从前的班长丁婉发了个表情包，然后才说：

「拜托，虞霏霏，当初祁彦这朵高岭之花，看着温温和和的，实际上没人能接近他。咱们班唯一和他玩得好的就是你了，你都不知道的事情，我们怎么可能知道？」

我很不服气：「我记得有一年冬天，祁彦有一个星期天天找你吃午饭来着。」

丁婉嗤之以鼻：「这么点破事你也记得这么清楚？虞霏霏，我以前就看出来了，你别是喜欢祁彦吧？」

「胡言乱语。」

我捧着手机，老脸一红，可想到姜妙，眼神又黯淡下来。

「姐妹，祁彦当初请我吃饭，是要跟我学围巾的织法好不好？而且他织的那条围巾，不是第二周就围在你脖子上了？真是的，这是吃的哪门子穿越时空的干醋哦.....」

我怔了怔，八九年前的记忆忽然破开时光的遮掩，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。

那一年，学校里忽然特别流行手织围巾，最简单的平针织法都不兴戴了，越花里胡哨越好，还得要那种毛茸茸的线。

但我有一双十分笨拙的手，总是织不好，郁郁寡欢了好几天。

结果第二周，祁彦忽然拿了条鹅黄色软乎乎的围巾来找我，而且围巾上还带着淡淡的柑橘香气。

他跟我说，围巾是送给我的圣诞礼物。

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回礼，最后祁彦什么也没要，只是拿走了那条我织得乱七八糟的围巾。

从记忆里回过神，我发现微信又弹出几条消息，来自曾经篮球队的兄弟。

「虞霏霏，听说祁彦回国了，还在上海开了家公司，是不是真的啊？」

「你把祁彦拉进群里吧。」

我往上翻了翻，果然群里已经陆陆续续有人讨论起祁彦的事情。

我想了想，给他发了条消息：「你现在忙吗？」

祁彦秒回：「不忙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：「哦.....以前的高中同学，让我把你拉进同学群里，你看你愿不愿意。」

「好。」

祁彦言简意赅，下一秒就被我拉进了群里。原本不断上刷的消息停止了几秒，随即爆发出更加热烈的讨论。

「靠，情头！！」

「虞罪罪，你最好解释一下你和祁彦是怎么回事！」

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。

祁彦原本的头像是一片素白，昵称就是俩字，祁彦；而我的头像是只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萨摩耶，昵称叫美少女壮士。

结果前两天，我现在家里，看到朋友圈一个大学生妹妹在画头像，给自己得病的父亲筹医疗费，而画风我又恰好很喜欢，于是就打算约一张。

又想到我现在住祁彦的房子，吃祁彦的软饭，就问他要了张照片，让那个妹妹给他也画了一张。

收到头像，祁彦的心情好像十分愉悦，不但立刻就换上了，还要给我报销约头像的钱。

我赶紧拒绝：「不用，本来也没多少钱。」

消息刚发出去半分钟，就收到一条短信提醒：你尾号为 xxxx 的银行卡已到账 100,000 元，余额 103,200.....

我：「！！！」

我截了个图，给祁彦发消息：「？？？」

他回我：「嗯，这个月的工资，你慢慢花，不够再找我。」

怎么可能不够啊！！

再说了，这是哪门子的工资啊！

我定了定神，诚恳地跟祁彦提意见：「这样很像你包养了我。」

祁彦好像有点忙，过了好一阵才回我：「如果你要这么认为的话，也可以。」

我热泪盈眶。

这就是吃软饭的感觉吗？好幸福啊。

果然我的胃不是很好，还是应该吃点软的。

扯远了，总之，我这会儿也只能无力地辩驳：「这是我和祁彦一块儿约的头像，同一个画手画的.....」

祁彦：「对。」

大家：「噢~~」

我自觉越描越黑，正要把话题岔开，微信忽然弹出一条好友申请。

我点开。

【白千景】通过群聊「春博一期项目二组」向你发出好友申请，是否同意？

13

我刚一通过白千景的好友申请，他立刻发来一条消息：「虞罪罪，看来是我小看你了，你这手段可真够高明的。」

这语气里的嘲讽都快透出手机屏幕，朝我脸上砸过来了，我就纳闷儿了，难不成这人真的暗恋祁彦，不然对我哪来的这么大的意见？

「白少爷，原来是我认错人了，您如此熟练地掌握阴阳怪气的技能，想必是东厂里出来的人才吧？」

白千景大概是被我气着了，好一会儿才回消息：「我不跟你扯这些没用的。你跟祁彦在一起了？」

「和你有关系吗？」

「怎么没关系？我和祁彦是朋友好吗？」

「既然是真朋友，那你肯定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出国吧？」我试图套话，「你要是能说出来，我就告诉你我和祁彦到底有没有在一起。」

白千景嗤之以鼻：「我和祁彦的关系，需要跟你证明吗？你要是真的想知道，去问他不就行了？至于你们在不在一起，我也不关心，总有一天祁彦会认清你的真面目。」

然后不管我再发什么，他都不回复了，但也没删我好友。

我去他朋友圈看了看，嚯，好一派纸醉金迷的富少生活。

我在朋友圈极尽所能地嘲讽了他几条，再回去看，发现他已经把我删了。

晚上祁彦回来，我把白千景来加我好友这件事告诉了他，当然，略去了我问白千景的问题，只跟他说了一下我和他网络对线的事情，并且诚恳发问：「他怎么对我这么大意见啊？我好像没得罪他吧？」

祁彦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道：「白千景.....有一个表妹。」

我愣了愣，恍然大悟：「噢我知道了！——他表妹喜欢你，所以他看我不顺眼，是不是？」

祁彦眯了眯眼睛，忽然有些危险地凑近了我，从他身上传来某种冷冽的香气。

我下意识往后退，然而后面是床，我就这么跌坐在床上，反而更方便了祁彦的靠近。

「白千景的表妹喜欢我，他却看你不顺眼。」他用极低极低的声音说，热气就呵在我鼻端，「霏霏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」

声音底下铺着一层浅浅的笑意。

他已经离我很近了，那双总是湿漉漉的漂亮眼睛就在我面前，山涧泉水一样，冷冽又清澈。吊灯的影子晃在他眼底，像是一尾小鱼。

而如今我落在里面，也像是挣脱不开的池中之鱼。

我傻傻地看着祁彦的眼睛，好半天才问：「.....祁彦，你这是不是在调戏我？」

灯光晃了一下，暧昧的气氛瞬间消失殆尽，祁彦唇角抽了抽，翻身坐回床边，无奈道：「霏霏，你实在是太会看人眼色了。」

他一定是在夸我，一定。

高中同学群里，关于我和祁彦的讨论和猜测，在当事人迟迟不出现之后，也渐渐没了声息，转而说起别的话题。

之前工作太忙，我都懒得打开群聊，于是现在才知道，竟然有不少同学已经走上了谈婚论嫁之路。

尤其是当年和我坐过一段时间同桌的李媛媛，我记得她个子小小的，人又瘦，想不到今年竟然生了二胎。

我跟祁彦感慨：「岁月不饶人啊！」

话音没落，手机忽然震动两下，我打开一看，微信上，丁婉鬼鬼祟祟地找到了我。

「虞霏霏，你和祁彦谈了吧？」没等我回复，她又发来一条，「你现在跟我们打听高中时候的事，难不成怀疑祁彦出轨了，对象是咱们高中的同学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听说丁婉现在在知乎写小说，这脑洞，果然够大的。

我原本下意识想否认，然而想到姜妙，手指在键盘上顿了顿，还是把字打了出来：「你还记得隔壁班的那个美术生姜妙吗？」

结果，丁婉忽然销声匿迹了。

我不屈不挠，给她发了二十多个表情包，终于重新把人召唤了出来，结果却支支吾吾的：「姜妙，姜妙她……」

「没事，你说吧。」

丁婉终于下定决心了似的：「其实高中的时候，我觉得如果学校里最有可能和祁彦谈对象的人，除了你，就是姜妙了。」

「有一回，周五下午放学，我走到半路，回学校拿东西，正好看到祁彦和姜妙一块往校门外面走——虽然动作没有很亲密，但祁彦背后，背着姜妙的画板。两个人都没说话，但是场景很和谐。」

我忽然觉得胸闷气短。

姜妙始终是我记忆里无法忽视的存在。

她漂亮，优秀，浪漫，艺术气质浓厚，似乎这世上所有美好的词汇都可以用来形容她。后来高考成绩出来，我还听说姜妙去了清华美院。

不管怎么看，我都比不上她。

丁婉安慰我：「没事，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了，高三出国之前，祁彦和姜妙不也没什么来往了吗？而且我听说，姜妙现在在上海开画廊，估计后来也和祁彦没联系了……」

我往旁边看了一眼，祁彦正在检查下面的设计师发来的珠宝设计图。

我前两天就听说，下一季的新款马上就要上了，这两天公司里的人都很忙，他也经常加班到很晚才回来。

珠宝公司配画廊，听起来就很合适的样子。

我更丧了。

郁郁的心情持续了两天，柳夏忽然联系我：「霏霏，我发现一家巨好吃的海鲜自助，有新鲜的青蟹和皮皮虾，还不贵。你哪天不加班，我们一起去吃吧！」

我终于精神一振：「随时可以！」

柳夏：「？？？」

我：「我辞职了！」

「我靠靠靠，你好有勇气！」柳夏立刻打来了电话，「你什么时候辞的啊？已经离职了吗？找好下家了吗？」

我一时语塞：「我.....没找，现在住在朋友家里。」

柳夏很爽快：「没事，那就叫上你朋友一起来。就定在这周六下午。」

祁彦回来，我把柳夏的邀请告诉了他。

他先是看了我一眼，说：「你这两天心情好像不太好。」

接着顿了顿，又道，「这是你的朋友吗？」

我疯狂点头：「我大学最好的朋友！之前帮了我好多次忙！」

祁彦笑了笑：「好，那你告诉她，我请她吃饭。」

到了约好的时间，我跟祁彦跨进餐厅大门，一眼就看到门口坐着的柳夏。

她原本在低头玩手机，这下抬头看到我，顿时瞪圆了眼睛。

「好啊虞霏霏，你居然骗我！这哪里是朋友，说，你在哪儿找了个绝世大帅哥当男朋友？」

14

我往旁边看了一眼。

祁彦勾起唇角，眼中明晃晃的都是笑意，似乎对柳夏的反应很满意。

我火速把她拉到一边：「停，姐妹，这真是我朋友！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祁彦，就是我从小一起长大，半年前刚回国的那个——」

柳夏恍然大悟：「懂了！青梅竹马分别多年，兜兜转转还是终成眷属，呜呜呜这是什么绝美神仙爱情！」

我：「.....你少看点小说吧！」

我们找了个位置坐下，柳夏坐在我对面，祁彦坐在我身边。

柳夏说得没错，这里的青蟹和皮皮虾的确非常新鲜，但其他贝类就很一般，烤鱼更是肉少刺多。我怕祁彦吃不惯，转头看了他一眼。

结果他马上就把一块剃了刺的鱼肉放进了我碗里。

对面的柳夏立刻发出意味深长的啧啧声。

我低咳两声，另起话头：「夏夏，你们公司最近怎么样，加班还严重吗？」

对社畜来说，最好使的话题就是工作相关，柳夏顿时忘记了我
和祁彦之间的事情，惆怅地叹了口气：

「别提了。昨天我写了一天稿子，加班赶工到晚上十点多，结果主编 30 秒就给我打回来了，我怀疑她压根儿就没认真看过，说我找的素材太过陈旧——拜托了大姐，我明明摘的都是最近一个月内发生的新闻。」

说着，她艳羡地扫了我一眼：「霏霏，好羡慕你，呜呜呜我也想辞职。」

柳夏的薪水比我高，日子又过得比我节省很多，这三年来，她应该存了不少钱。

想到这里，我建议道：「不然你辞职休息一段时间再接着干好了？」

她摇头苦笑：「还是算了吧。我好不容易在公司站稳了脚跟，这时候辞职，等于前功尽弃。我估计主编就是因为上个月我拿了全额绩效，反而比她多，所以这个月想打压我。只要她不扣我工资，奖金少点就少点吧。还有房贷要还，我不敢坐吃山空。」

太真实了。

要不是天降祁彦，直接把我锁到他家让我住，打死我也不敢辞职。

一提到工作，柳夏彻底打开了话匣子：「霏霏，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拼命姐姐吗？就是为了找素材一个人去洪水里救人，每年年度优秀员工都有她的那个？」

「记得。」

「她前两天自杀了！还好家里人发现得及时，送到医院抢救回来了，但是有后遗症，需要休养好几个月，所以公司付了几个月的赔偿金，把她辞退了。」

我震惊道：「自杀？为什么？」

柳夏眼底忽然闪过一丝难过：「她刚生了小孩，结果她老公的小三找上门挑衅。那个姐姐估计本来就有孕期抑郁，一下子承受不住，就跳楼了。」

「砰」的一声，我身边的祁彦忽然碰掉了手边的杯子，玻璃杯砸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我猛地转过头，正好看到他骤然苍白的脸色，和渐渐涌出恍惚之色的眼睛。

柳夏张了张嘴，正要问话，被我用手势制止了。

我忽然想起来，祁彦的母亲就是这么没的。

我伸出手去，握住他冰冷的手，低声道：「祁彦，你还好吗？」

他转头看了我一眼，沉痛的目光落入我眼底，我心脏也被骤然攥紧。

大概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的缘故，我对于祁彦的情绪，好像总是能特别感同身受，于是看着他的眼睛里就充满了安抚。

祁彦顿了顿，声音很低：「……罪罪。」

我很怕他情绪影响严重又导致病情复发，于是轻声安抚：「祁彦，你不要怕，现在不是小时候了，我一直在这的……祁彦，你不要怕，我是虞罪罪。」

他眼中终于云消雾散，嘴唇恢复了一点血色。

柳夏去叫来服务生，把地上的碎片和饮料打扫了，等结账的时候，我又专门去赔了杯子钱。

我没有再在祁彦面前提起过这件事，但默默在心里将前因后果串联起来，推测出一个结果：

祁彦母亲的死，或许没有那么简单。

只是简单地知道丈夫在外面有情人，会让她决绝到丢下才出生的祁彦，从那么高的楼上坠落而下吗？

除非、除非……像柳夏的同事一样，有人上门挑衅，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她的情绪，终于致使她无法再自我消解绝望的情绪，最终从窗口一跃而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就凭小时候看到祁彦他后妈那副刻薄又绿茶的样子，我觉得这个推测结论非常有可能。

那么，祁彦是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吗？

倘若他在高中时就知道这件事，那么.....他当初突然出国的原因，会不会就和这件事有关呢？

我被自己突如其来的推论吓了一跳，可仔细想想，又觉得这并非没有可能。

但我怕刺激到祁彦，这事不敢亲自问他，而有可能知道真相的白千景又摆明了对我有意见，从他口中根本不可能撬出什么答案。

我左思右想，忽然想到了一个人——高中时的班主任。

作为班主任，他至少应该对祁彦退学出国的原因有一些了解吧？

我又一次找到了丁婉。

她很忙，据说被催稿催得焦头烂额，每天至少要写上万字。

我一条消息发出去，丁婉两小时后才回复：「虞霏霏，你好闲啊，你都不上班的吗？？」

我诚实地说：「确实不上，两礼拜前刚辞职。」

丁婉：「？？？」

我长话短说，直接切入正题：「你还有咱们叶老师的电话吗？我找他想问点事儿。」

丁婉很爽快地把一串号码甩给我，并叮嘱我三天内都不要再找她了，她担心自己再不交稿会被编辑追杀。

我定了定神，在心里整理了一下思路，拨通了叶老师的电话。

他很快接起来，声音温和：「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？」

「叶老师，我是虞霏霏，你之前带过的学生，八年前的毕业班。」为了加强记忆，让他尽快想起我是谁，我点出了几个关键点，「老师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就是当初翻墙去网吧被停课，艺术节上唱山歌，后来用教室投影仪放鬼片被教导主任抓到的那个——」

叶老师恍然大悟：「噢，虞霏霏啊！」

看来我的名字真是如雷贯耳。

寒暄了几句，我终于道出了我的真正目的：「叶老师，你还记得当初咱们班的祁彦吗？就是离高考只剩几个月的时候忽然退学出国的那个男生。」

叶老师忽然沉默了几秒。

然后说：「你直接说你那会儿的小男朋友不就好了，我当然记得。」

我差点昏过去。

很想跟他澄清一下我和祁彦的关系，但好在我及时想起了今天的重点：「老师，我是想问你，你还记得当初祁彦为什么会退学出国吗？」

好像等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，就在我因为紧张下意识屏住呼吸时，叶老师终于开口了：「这我当然记得。当初，祁彦的成绩一直不错，只要留在国内，正常发挥，考个双一流肯定不成问题。但他舅舅执意要给他办退学，我觉得可惜，就多问了两句。」

「好像是祁彦和他父母发生了矛盾，他父亲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，他舅舅不同意，所以就给他办了退学，把他直接送到国外，他父亲管不到的地方去了。」

像是有谁在我脑中开了一枪，巨大的轰鸣声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。

手机从手里滑落下来，掉在柔软的床铺上。

祁彦他爸.....要把他送去哪里？

真相好像已经离我很近了，近到只隔了一层薄如蝉翼的雾气。

可我竟然因为太过怯懦，而迟迟不敢揭开它，只觉得心里好像被钉进去一根长长的冰钉，又冷又疼。

剧烈的疼痛迫使我攥紧拳头，低低道：「.....祁彦。」

祁彦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坐在沙发上，盯着那个花里胡哨的陶瓷罐子发呆。

他看到我，微微愣了一下，神情忽然冷下来，大步走到我面前，蹲下身，盯着我的眼睛：「你哭了？」

「.....没。」

「白千景又来找你了？」祁彦皱起眉，声音带着掩不住的怒火，「你别理他，不管他说什么都别搭理。」

我看着面前的祁彦，他如今鲜活而健康地存在于我面前，而我心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，就是庆幸。

叶老师说完之后，我几乎已经确定了，祁彦他爸祁志远要把他送去哪里。

祁彦有躁郁症，这事他瞒得很好，除了我，学校里应该没什么人知道，包括叶老师在内。

而我们长大的那座城市里，有一座出了名的疗养院，里面关着的都是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。我记得那几年，凡是提到谁家的人精神不正常，或者疯了什么的，最后都是送去了那里。

但我大一那年，那家疗养院被查封了，原因是虐待病人。

打给病人的镇静剂，是过期的药品。

平时护士对待里面的病人，极尽粗暴，有谁不听话的时候，她们甚至在饭里掺了碎玻璃。很多病人活蹦乱跳地送进去，就再

也没出来。

祁志远当初想送祁彦去的地方，应该就是那里。可我甚至不敢再往下猜，他当初，究竟知不知道那里面的真相。

我努力压下心中的不忿，看着祁彦，扯出一个无辜的笑，摇头道：「没有，跟白干景没关系，我就是看了部电影，这会儿心情有点郁郁寡欢。」

怕祁彦多想，毕竟他了解我就跟我了解他一样，我赶紧转移话题：「对了祁彦，下周就是你的生日，我打算约你去迪士尼玩，你有没有空？」

祁彦眼睛里的光一下子就亮了起来，他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来捉我的手：「当然有空。」

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」

祁彦去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在家做攻略，把网络上大小有关迪士尼的出游攻略都翻遍了，制定了一套三式的出游计划。

生活在祁志远那种人的手下，祁彦的童年大概率并不会过得天真快乐，不然他也不会四岁就会精心布局坑我了。

我约他去迪士尼，就是想弥补一下他缺失的童年时光。

甚至我连礼物都准备好了，就准备到时候和达菲雪莉玫合影的时候让他们拿出来给祁彦，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和祁彦的迪士尼之行居然泡汤了。

因为，祁志远带着他的老婆儿子来了。

那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，用我暗中练习多时的厨艺给祁彦做了个星星煎蛋，还煮了一杯牛奶燕麦，早饭吃到一半，门铃忽然被按响，我抢先一步去开门，然后直接痴呆在门口。

原本就神情淡淡的祁志远看到我，皱起眉，神色更是难看：「你是谁？怎么会住在这里？」

我低头看了一下，自己身上还穿着祁彦给我买的鹅黄色睡衣，一看就很有故事的样子。

目光扫过祁志远身后的两个人，祁彦的弟弟祁南手插着兜，一副吊儿郎当纨绔子弟的模样；他身边，祁彦的后妈姚诗月挂着我曾经见过的那张温婉笑脸，眼底却是一片漠然。

我瞬间就明白了自己的角色定位，当即歪着脑袋，娇俏一笑：「爸。」

祁彦在我身后猛咳了一声。

祁志远的脸色瞬间变了：「你叫我什么？」

「爸，您一定是祁彦的父亲吧？我是祁彦的女朋友，那您也就是我爸了，爸，快进来坐。」我热情地招呼着他们，并回头冲祁彦眨眨眼睛，「祁彦啊，快去倒水，爸和妈来了。」

祁彦对上我的眼神，怔了怔，眼中紧绷的警惕与冷凝忽然缓和下来。

祁志远三人在沙发上落座，我回身从祁彦手中接过托盘，轻声说：「你少说话，我来。」

「.....霏霏。」他顿了顿，声音轻不可闻。

我凝视着他的眼睛，低声安抚：「别怕，祁彦。」

转头看向祁志远他们时，又露出单纯而灿烂的笑容：「爸，妈，你们真是太关心祁彦了！知道今天是他的生日，竟然特意准备了礼物来看他——」

说着，我往三个人空空的双手上看了一眼，脸上流露出几分恰到好处的欲言又止。

姚诗月使了个眼色，祁志远低咳一声，竟然装模作样地说：「没错，的确给祁彦准备了一份礼物——」

他忽然懊恼地拍了拍脑袋：「哎呀，看我这记性，年纪大了，人也记不住事了。诗月，你赶紧下楼，去车里把给祁彦的生日礼物拿上来。」

姚诗月应了一声，笑盈盈地对祁南说：「小南也跟妈妈一起去吧，东西太多了，我估计拿不动。」

我冷眼看着他们表演，心里已经把这三个人骂了个遍，脸上却装作一脸惊喜的模样。

我的目的，就是要让祁志远以为，祁彦根本没有把他家里的事情告诉我。

过了一会儿，姚诗月和祁南拎着一个蛋糕盒和两个纸袋上来了。

我看祁南微微喘着气，额头上还有汗珠，心知肚明，这蛋糕肯定是他加急去买回来的。

姚诗月从纸袋里拎出两件T恤，笑道：「不知道祁彦喜欢什么，就给你买了两件衣服。」

我一步跨上去，从她手里扯过那两件衣服，夸张道：「哎呀，这可是Fendi今春新款！妈你真是对祁彦太好了——咦，怎么是小码，祁彦要穿大一号的——哎呀，一定是在妈的眼里，祁彦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，对不对？」

我泪汪汪地看着她，仿佛被母爱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姚诗月一脸恨不得原地去世的尴尬，总算让我出了口恶气。

祁彦默默走到我身后，把那两件T恤放回到姚诗月手里，露出一个冷漠又疏离的笑：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这衣服我穿不上，就送给祁南穿吧。」

姚诗月深吸了一口气，我猜她一定是被气着了，却不得不勉强微笑着将祁南扯过来：「来，还不快谢谢你哥哥。」

「哥哥」这两个字，仿佛是她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
祁南心不甘情不愿地道了谢。

我差点没笑出声来。显然这衣服本来就是买给祁南的，转一圈又回到他手上，他还倒欠祁彦一个人情，想想就很爽。

姚诗月估计是怕人设天真无邪的我又搞出什么幺蛾子，赶紧说：「祁彦，来看看我们给你买的蛋糕，插上蜡烛许个愿吧。」

桌上我们刚吃完早餐的空盘子还没有收，这会儿吃什么蛋糕？我心知姚诗月与祁志远一定是有事才上门，却故作不知，只是望着他们表演。

蛋糕被拿出来，插上蜡烛放在了祁彦面前。

火光跳动着，映在他漂亮的脸上，他沉默地注视了我一眼，尔后收回目光，闭上眼睛许愿，长长的睫毛垂落下来，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，瞬间就柔和了他脸上的冷漠。

我的心忽然跳得很快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直觉告诉我，祁彦许的愿望，一定和我有关。

16

许完愿，吹灭蜡烛，就该切蛋糕了。

我热情洋溢地把姚诗月按在椅子上，她十分柔弱，根本争不过天天举铁的我。

然后我举刀切了蛋糕，第一块递给祁志远，没拿稳，滚落下去，奶油沾了他一衣服；第二块递给姚诗月，手一滑，整块扣在了她头上。

「哎呀，爸妈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都怪我毛手毛脚的。」我一边道歉，一边抓起桌上的抹布给姚诗月擦脸。

她尖叫着推开我，大叫，「我的脸，我的脸！」

我手足无措地转头看向祁彦：「祁彦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小心.....」

祁彦淡淡地说：「没关系，他们宽宏大量，一定不会怪你的。」

姚诗月已经冲到了洗手间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整理完出来，头发湿漉漉地往下滴着水，神色阴沉得很难看。

祁志远沉着脸，总算切入了正题：「今天毕竟是你的生日，我不和你计较这些——祁彦，蓝小姐手里那批翡翠，是你收购的？」

祁彦「嗯」了一声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
祁志远一拍桌子，低吼道：「你疯了吗？那是我们祁家下一季主推款要用的原材料，你横插一脚，到底还有没有把自己当成祁家人？」

「祁家人？」祁彦盯着他，缓缓道，「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自己不姓祁，而是姓白。」

白是他母亲的姓。

显然，祁彦这话激怒了祁志远，他抬起一只手，好像要打祁彦一巴掌。

我心头一跳，正要阻止，他又把手放下来，深吸一口气，命令般说道：「那批高端翡翠，你让出六成给我，我不追究。祁彦，你毕竟是我儿子，有些事我不会做绝。」

我忍不住发出一声冷笑，祁志远立刻冷冷地看向我，盯了两秒忽然皱起眉：「我以前见过你吗？」

「祁叔叔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多见外啊？」我笑嘻嘻地说，「咱俩的交情岂止是见过啊，我五岁那年吃了您家的饭，两只鸡腿就让您以我的长辈自居，后来还跑去找班主任，让他把我从尖子班调出去。您最多也就五六十岁，倒也没老到痴呆的地步，怎么连这点事都记不住了呢？」

「没礼貌的野丫头！」

姚诗月尖叫一声，抬手就要甩我耳光，被我一把握住手腕推倒在椅子上：「阿姨，我平时举的铁都快赶上您体重了，想跟我动武，先回去多吃两年饭再说吧。」

她凶狠地瞪着我，胸口一起一伏，显然气得不轻。

我没工夫理会他，快步冲到书房门口，拦住准备偷偷溜进去的祁南，冲他挑了挑眉：「干什么啊弟弟？没经过主人允许偷进别人房间，可是很没礼貌和家教的行为，你家里人没教过你吗？」

虽然都是祁志远的儿子，但祁南还不及祁彦十分之一好看，人又矮，站在我面前，居然和我差不多高，还没什么肌肉线条。

我感觉我只要稍微用点力，就能把他推个趑趄。

祁志远还在那冲祁彦喊：「祁彦，我可是你父亲！」

祁彦盯着祁志远的眼睛，一字一顿道：「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？」

祁志远的脸色忽然白了白，还嘴硬道：「你妈是生了你，产后抑郁跳楼的。如果不是生你，她根本不会出事！」

祁彦是不是从小就是听着这样的话长大的？所以他对母亲的死一直心怀愧疚，甚至觉得自己要是没出生就好了？

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怎么可能不养出阴郁极端的性格来？

这是对待自己的亲儿子吗？杀父仇人也不过如此吧？

「闭嘴吧你，出轨的男人还屁话这么多，要不要脸？」

我肺都要气炸了，揪着祁南的后脖领就把他往门外拖。

姚诗月尖叫一声，扑过来抓我的手，在我手腕上挠出道道血痕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力气这么大，好像凭空生出一股莫大的勇气，促使我忍着剧痛把两个人一起拽到了门外，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「祁叔叔。」我看着祁志远，甩着鲜血淋漓的手，朝他走过去，阴森森地说，「你要是还不走，就别怪我们以多欺少了。」

「好好好。」祁志远怒极反笑，「祁彦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也别怪我不顾念父子之情了。」

说完，他甩开祁彦的手，向门口走去，路过我时还恶狠狠瞪了我一眼。

我拿起沙发上的两个纸袋，快步追过去，拉开门，丢进他怀里：「把你们的東西拿走，我们家里不收垃圾。」

不等他们反驳，我就重重地甩上了门。

世界终于清静了。

我转身望着祁彦，他站在餐桌前，面前是一片狼藉的蛋糕。

他就这样直直望着我，眼底流动的波光忽然停滞下来，像一池死水。

「祁彦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」我握住他冰冷的手，轻声安抚，「你妈妈的死和你没关系，是因为你爸出轨——她生下你的时候，一定非常爱你；最遗憾的事情，大概就是不能亲眼看着你长大，变成一个厉害又漂亮的人。」

祁彦反扣着我的手，忽然笑起来。

他笑得很漂亮，很肆意，眼底一片粼粼波光，眼尾微扬，唇角上挑，几乎把我看呆了。

他说：「霏霏，你知道吗？这话我听了成千上万次，第一次有人站出来跟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」

「第一次有人跟祁志远说，闭嘴吧你。」

「霏霏，我很高兴。」

他大笑起来，但这笑声里又带着一点释然，使我一瞬间就明白了祁彦长久以来的心境。

祁志远一直在打压他，他想要反抗，可他反抗的方式，只能是从祁志远的公司和命门下手。釜底抽薪够彻底，却不够直接。

面对这种从小延续到大的直白恶意，他已经习惯了不知所措和恐惧，至多以沉默为对抗——那是祁志远刻意用病态的方式，在他那里建立起的威严。

我认真地望着他：「俗话说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像你爸这种道德败坏的人，就需要我这种没有素质没有底线的俗人来治，你这样的小美人应付不来，以后就交给我吧。」

祁彦看着我的眼睛里，闪闪发亮。

然后他去找了药箱出来，细心给我胳膊上被姚诗月挠出的伤口上了药。

这女的大概是养尊处优惯了，没啥力气，挠的都是皮外伤。即便如此，我依旧能从抿着嘴唇上药的祁彦身上感受到他压抑的怒火。

伤口处理完，又简单收拾了餐厅里的狼藉，时间已近正午，我的完美迪士尼计划宣告破产，不由在心里大骂祁志远三百遍。

即便如此，简单打扮后，我还是倔强地拉着祁彦出了门。

「计划不完美了，巡游赶不上了，但晚上的烟火表演还是来得及的。」

傍晚，我和祁彦站在广场上，看着焰火一朵朵在城堡上空炸开，为夜空涂抹光芒与色彩。在迪士尼欢快的音乐声中，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手绳，绑在了祁彦手腕上。

「祁彦，生日快乐。」

这条手绳，与当年祁彦编给我的那条，几乎一模一样。

我这个人一直笨手笨脚的，当初编这种精细的东西怎么都弄不好，最后还把自己也给弄生气了，以至于祁彦专门编了一条来哄我。

这几天我待在家里，苦苦练习，终于熟练地掌握了编绳技巧，又出去买了金珠和玛瑙珠子回来，给祁彦编了一条手绳。

「我知道，和你的时尚气质有点格格不入。」我低咳一声，有点不好意思，「总之，你今晚戴了，明天去公司就可以摘下来。」

「我不会摘下来的。」祁彦摸了摸我的脑壳，语气很温柔，
「霏霏，我很喜欢。」

回去的路上，他开着车，我蜷缩在副驾驶座位上，已经有点困了。

朦胧间，我忽然听到祁彦的声音，虽然很轻，但一字一句，说得很清晰：

「当初他要把我送去当地的精神病疗养院——就是后来爆出丑闻的那一家，原因是，我设计让姚诗月从天台掉下去，摔断了腿。」

我瞬间清醒过来，困意一下子从脑海里消失无踪，转头望着祁彦。

红灯，车子在空荡荡的斑马线前停了下来，祁彦却没有转头看我，好像有些畏惧从我眼中看到不好的东西。

他继续说：「霏霏，我不告诉你，是怕你多想，怕你觉得我心狠手辣，没有人性。我怕你.....远离我。」

心里空荡荡，泛开一片沉而冷的痛感。

我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，用力摇了摇头：「怎么会？我不会的，祁彦，你不要那样想我，我又不是什么伟光正的好人。」

所以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。

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祁志远的无耻程度，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
17

从迪士尼回来后，我能敏锐地察觉到，我和祁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喜欢可以是一瞬间山雨欲来的心动，但信任却需要朝夕相处，一点一点浇筑。

但不管怎么样，祁彦的手上，一直戴着我在编的那条手绳。后来我把他当时编给我那条也翻出来戴上了，乍一看特别像情侣款。

那天晚上祁彦回来，看到我手上戴着的手绳，怔了怔，忽然抓起我的手，放在他掌心，让两条红绳挨在一起，然后若有所思地看着我。

我竟然罕见地脸红起来。

生日过完没多久，祁彦忽然变得特别忙，时常深夜才回家。

我知道，这是因为距离他们公司推出下一季新品的时间越来越近，祁彦必须时时跟进，不能有半分差错。

他告诉我，从回国那天起，他就在策划着吞并祁志远名下的珠宝公司，如今新款将要上市，更是步步紧逼。

那是如今祁家收入最多的一项产业，一旦被祁彦拿到，对祁志远来说，绝对是重大打击。

「他看中的那批高端翡翠原料，被我半路截了胡。现在祁志远那边的设计图出来了，砸了一大笔代言费，明星也找好了，但没有原料，他做不出东西来，只能推迟上新。时尚这东西，拼的就是速度，谁先出新款，谁就抢占了先机。」

祁彦说得很详细，估计害怕我听不懂，也没用什么业内专业名词。

「而且，流量明星毁誉参半，用了可能适得其反。所以这一次我们请来的模特，是根据这一季的国风主题，请来的国风模特。」

祁彦翻出照片给我看，一水儿穿着高定刺绣汉服的漂亮姑娘，实在是过于赏心悦目。

而那些珠宝设计图，或多或少用到了珐琅、仿点翠、绞丝和镂空金镶玉的技法。

祁彦听到我的点评，眼睛忽然亮起来：「霏霏，你懂这些吗？」

「.....以前对历史文物感兴趣的时候，自己了解过一些皮毛，不太精通。」

我有点不好意思。

实际上，高中时我数学物理都学得不太好，不得老师欢心，只有历史老师最喜欢我。

他姓何，是个瘦高的老头，整天笑咪咪的，不离手的那个白瓷茶杯，据说还是什么家传的文物。

我对于历史和文物文化最初的启蒙，就来源于何老师。

祁彦拿出来那些设计图忽然让我起了兴趣，何况我离职前本身做的也是设计相关的工作，因此后面几天，我待在家里没事干的时候，就把电脑搬出来，尝试着画图玩。

没有ddl催进度，没有甲方改需求，我一点压力都没有，只觉得非常愉快。

这天下午我图画到一半，正想把金绞丝和现代宝石镶嵌技术结合一下，门铃忽然被按响。

一开门，好家伙，冷着脸的祁志远站在门口，一看到我就皱起眉。

「祁彦呢？」

我冷哼一声：「在公司呢，你有事？」

「没规矩没礼貌。」他脸色难看地斥责了我一句，这才道，「你跟祁彦说，他要是再这么弄下去，别怪我鱼死网破。逼急了，我把他当初害他妈摔断腿的事情曝光出去，我看他口碑要不要！」

「祁叔叔，您这么厉害一人，怎么这点压力都经不起，动不动就鱼死网破？」我笑嘻嘻地说，「这曝光也忒没意思了，祁彦的妈妈可不是被他害得摔断腿了，是被小三和渣男一起害得产

后抑郁跳了楼。您说您这么注重口碑，当年怎么干出这种蠢事来？」

祁志远伸手要打我，被我灵活地躲开，反而一脚踹在他膝盖上，他痛得后退了两步。

我这个人吧，没有道德，不懂尊老爱幼，关键是力气还大，他干吗非要上门找不痛快呢？

接着我马不停蹄地甩上了门，徒留祁志远在门口气得跳脚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没一会儿，保安和物业就上来，客客气气地把人请了下去。

晚上祁彦回来，听说我把祁志远怼了一顿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他抬起手，指节轻轻蹭了蹭我的脸，看着我的眼睛里好像有星光坠落：「霏霏，也只有你能对付得了他。」

我笑眯眯地接受了他的夸奖，但没告诉他我正在尝试画珠宝设计图的事。毕竟只是画着玩，但祁彦是专业人士，万一他觉得我画得不好，那我岂不是很尴尬？

倒是祁彦主动问我，明天要不要跟他去公司，样品马上就要做出来给模特们试戴，而正好也可以避免祁志远再度找上门来。

我想了想，答应下来。

祁彦的珠宝品牌叫非雨，确实不是我自恋，但这俩字拼在一起，我不可能不多想。

委婉地问了一下，他倒是承认得很坦荡：「就是取自你的名字。」

我心里又甜又涩，说不清到底是个什么心情。

好像很开心，但与此同时又很愧疚。

在我忘记他的那段日子里，他仍然时时刻刻记着我。

结果第二天，我和祁彦刚进办公室大门，一个西装革履的漂亮姐姐忽然走进门来，神情凝重：「祁总，就在今天早上，麒嘉珠宝的官方账号在全网平台发布了一系列的设计图，和我们这一季主打的那套『凤凰于飞』几乎一模一样。而且凤凰于飞的设计师庄雅从昨晚起就联系不上，今早直接发了封辞呈到公司邮箱！」

麒嘉珠宝，就是祁志远手里的那家珠宝公司，名字取的是谐音。

我几乎立刻就懂了，祁志远玩了一手釜底抽薪，把祁彦要推出的主打款直接偷了过去，用这种手段抢占了先机。

祁彦抿了抿嘴唇，眼中暗色一点一点堆积起来。

漂亮姐姐看了一眼他的表情，又继续说：「因为之前一直要保持神秘感，所以我们没有选择放出设计图图透，原本是打算样品做出来，直接加急修好模特图放出来的，结果就差这么一点！好可惜！」

「不是就差这么一点。」我忍不住补充了一句，「是他就专门选了你们马上要拍模特图的时候搞这一出，为了打你们一个措手不及，让你们来不及补救。」

漂亮姐姐愣了愣，恍然大悟：「好歹毒的心思！」

.....我猜她是个不问世事的设计师，平时应该也没有经历过职场钩心斗角。慕了。

祁彦沉思片刻，一锤定音：「我们也放设计图出来，让运营部紧急出一个方案。唐莹，你把设计部门的人都叫过来。」

唐莹愣住了：「祁总，你忘了，我们的备选方案大多也是和凤凰有关的主题，现在放已经晚了.....」

「之前不是说再备一个别的主题吗？」

祁彦的眼神冷厉锋锐，唐莹被他看得低下头，嗫嚅道：「那个.....那个也是庄雅负责，她把设计图带走了。」

祁彦垂下眼，我感觉他可能在思考剩下的备选方案，于是默默开口：「其实.....」

两个人顿时都看向了我。

「我也有一套设计图，《山海经》主题的，目前已经画了青鸾、女娲、鲛人和西王母。」我说完，赶紧又补充了一句，「不过是草图，而且我之前做的是广告方案设计，跟珠宝设计不怎么搭边，估计不太专业。」

祁彦看着我的眼神特别诡异，我感觉他好像很想问一句：

「霏霏，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？」

「皇.....啊不是，祁彦，总之要不我把东西拿来你们看看，看能不能派上用场？」

18

我回家把电脑拿过来，进会议室的时候，里面坐满了人，看着我的眼神都是一脸期待。

我顿时吓了一跳。

太久没上班，竟然已经不习惯开会的场景了。

祁彦身边空了个位子，他示意我坐到那边去，跟大家展示一下我的作品。

.....这辈子没在开会的时候坐过那么高的位置，落泪了。

我十分心虚地打开电脑，打开 photoshop，开始跟大家展示我画的设计图。

实际上，因为我并没有学过珠宝设计的缘故，很多图案的嵌套与布局参考的，是过去的古董首饰。

「这套珠宝是以《山海经》里的九种异兽为设计主题，根据他们的特性进行了一定的衍生。我目前已经基本画出了青鸾鸟、

女娲、鲛人和西王母的成品图，另外九尾狐和毕方的基本草图也出来了……」

我大概讲了一下我的设计想法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过于浅薄，只能忐忑不安地看向祁彦。

他给了我一个温和安抚的笑，接着眼神淡淡地看向了会议室里的其他人。

唐莹犹豫了一下，开口道：「这个主题还是很好的，只是我们现在临时改模，会不会来不及了？毕竟麒嘉那边已经先一步放图，现在肯定已经开模在做了……」

「那我们也放图。」

祁彦镇定地说：「虞霏霏已经画出了四张设计图，而且这四张完成度极高，只需要稍微修改就可以使用。剩下的两张半成品，和还没画出来的部分，在计划预留的时间内也可以赶工完成。」

「我们做倒计时图透，一天放一种，从明天开始。」祁彦果决地说，「至于工厂和点翠匠人那边，我来联系。麒嘉珠宝的原材料被我们截了，他们没那么快，所以我们来得及。」

我愣愣地望着他。

他冷静，清醒，就这样飞快地做出了一系列决定，眼中光芒凛凛，好像没有什么困境能打倒他。

其实，祁彦比我厉害太多了。

「但还有一个问题。」唐莹弱弱地说，「其实这几张设计图，按理来说还不是我们的……」

我回过神，连忙道：「没事没事，现在是你们的了，拿去用。」

祁彦转头望着我。

目光灼灼，暗藏一点笑意和笃定。

「霏霏，你开个价吧。」

我不假思索道：「开啥价啊，你直接拿去用吧，你家房子那么大，就当付房租了。」

话一出口才发现十分不妥，果然抬眼一望，面前会议室里其他人脸上，都露出了暧昧的表情。

我心虚地欲盖弥彰：「我的意思是……我，我那个……暂时借住在祁彦家里……」

唐莹冲我挤挤眼睛：「你不用解释了，我懂。」

你真的懂了吗？我十分怀疑。

总之，祁彦拍板做了决策，更详细的计划也很快被讨论出来，并按照计划中的阶段渐次施行。

当晚，我干脆留在了祁彦公司，陪着两个设计师把女娲的那张设计图完善优化了一遍又一遍——神话传说里的女娲造人补

天，非常适合作为一个系列的开端。

第二天早上九点，非雨珠宝的官方账号正式在各大平台发布了「女娲」的设计图和模拟实物图，并宣布设计开发了一系列以《山海经》中异兽为主题衍生的珠宝，结合古代匠人的绞丝、点翠等技术，还原古朴精致又奇幻的风格。

接下来连着八天，每天都会放出一张设计图和模拟实物图。

到中午的时候，忽然有人跳出来说「女娲」的设计图，有一部分细节参考了唐代某首饰，暗指抄袭。

运营姐姐反应很快，立刻澄清这属于公共版权范围内，所有人都可以正常使用。

沸沸扬扬地闹了一通，反而彻底把知名度打了出去。

跟一系列的山海经异兽比起来，麒嘉那边单独推出的凤凰就显得过于单薄了。

但我没想到的是，人在自知能力不足的时候，还可以靠不要脸来补足。

那天晚上，我留在祁彦公司通宵改设计图，最后天亮时实在撑不住，趴在桌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朦胧中，好像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。

「这是真的吗？」

「不会吧，平时看不出来啊，估计是他们故意打压造谣。」

「等祁总起诉吧。」

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天色已经大亮，面前的三个人神态各异，我下意识问：「怎么了？」

唐莹看着我，眼神有些躲闪：「霏霏，你.....你打开微博看看吧。」

我心中猛然腾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

高位热搜：非雨珠宝创始人祁彦罹患精神疾病。

点开来，则是更为详细的内容：昨日发布惊艳珠宝设计图的非雨珠宝公司，其创始人祁彦自幼罹患精神疾病，曾在高中时动手将继母推下天台，致其重伤，后为逃脱法律制裁，出国留学.....

一瞬间，我的心脏猛地往下坠，像被人拖进无尽冰冷的深海里。

我豁然站起身来，向祁彦的办公室跑过去。

房门紧锁。

好在昨天他给了我钥匙，说如果半夜太累就去里面的休息室睡一会儿。

我开了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漆黑。

天色已经大亮了，祁彦的房间却拉着厚重的窗帘，将一切光芒都挡在外面。而他抱膝坐在角落里，恨不得蜷缩成一团。

我心都要碎了。

高中时有一回，祁彦病情加重，我当时正心烦，没意识到，和他吵了一架，结果就再也找不到他。

直到晚上，天完全黑下来之后，我才在废弃的体育器材室角落里找到祁彦，他手臂上满是鲜血淋漓的交错伤痕，都是自己划出来的。

那时候，清冷的月光从我身后落进来，而祁彦缩在阴影里，抬起头看着我：「霏霏，是不是连你也要走了？」

我当时就特别想给自己一耳光。

而这一刻，我反手轻轻关上门，穿过黑暗向他走去，蹲下身抱紧他。

祁彦趴在我肩头，黑暗完美地遮掩了他脸上的神情，使我不能辨明他如今的眼神。只有贴着我手心的脊背轻微起伏，还有湿漉漉的触感渐渐渗透衣料。

祁彦在哭。

沙哑的声音很轻很轻地响在我耳边：「霏霏。」

「他知道我不能反击。」

是，他不能反击。

如果要在这件事情上反击，势必要把祁彦母亲的死牵扯进来。

而网络舆论不可控，她走得那么决绝壮烈，祁彦绝对不会让她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也不会让祁志远有给她泼脏水的机会。

这是人和畜生的区别。

而畜生显然很清楚自己面对的对手是人，才敢使出这么脏的手段。

更要命的是，血缘是这世界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。

它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永远无法彻底斩断，即便已经各自背弃走上完全敌对的路，当中仍然有一丝若有似无的关联，不能摆脱。

「我身体里有他遗传给我的基因，所以我既想毁了他，又想让他向我亲口承认他的错误。」祁彦抱着我，从声音到指尖都在剧烈地颤抖，「霏霏，要是我没有出生就好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，不是的。」我拼命地摇头，用力抱紧他，「你还记得我之前偷偷拽着你看过的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吗？祁彦，你不是我，你不会知道你对于我的意义。」

「你要是没有出现过，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。所以祁彦，不要这么想，求你了。」

我微微松开了手，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注视着他的眼睛。

风微微吹起窗帘，此刻房间里只有一线光亮，而从这一线光里，我看到了他的眼睛。一片明澈的光渐次亮起，好像从泥潭里拖拽出来的星星。

「.....霏霏。」

「祁彦，你不要管了。」我认真地说，「这事我来处理，我有办法。」

19

我说的办法其实并不复杂，甚至有点过于简单。

用一句话总结，就是把锅原封不动地给祁志远甩回去，比比谁更不要脸。

我做了张长图，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，阐述了祁志远当初想把祁彦送进那家虐待病人的疗养院一事。

当然，写的时候我用了春秋笔法，佐以丰富的配图，将事情定性为「祁彦一直精神正常，是祁志远有了小儿子祁南后偏心，故而丧心病狂对亲儿子祁彦下手，甚至有意造谣，败坏其名声」。

至于姚诗月摔下天台这件事，祁志远压根儿就没有证据，便直接被盖章定论为污蔑。

在长图的末尾，我还点到为止地提了一下「凤凰于飞」系列的设计图，原本并不属于麒嘉珠宝，而它的设计师，则在几天前刚从非雨珠宝跳槽。

没有明说，但给大家无限遐想。

我之前在广告公司工作，又跟文宣部的妹子混熟了，十分了解掌控舆论的操作流程。

当天下午就买通了热搜和营销号，一顿七分真三分假的澄清，让祁彦的母亲在这件事里彻底隐形，用的还是之前祁彦打给我的那笔钱。

祁彦也很配合地出来，用公司官博发了一个视频，讲述山海经系列珠宝的设计理念。

视频里他穿着白衬衫，挺拔锋凜地站在那里，眉眼漂亮，神情又温和沉稳，一点都不像精神有问题的样子。

谣言不攻自破，非雨这边又趁势推出了青鸾跟九尾狐的设计图，反而把珠宝本身的热度炒了上去。

事情解决后，祁彦接到了来自他母亲那边白家人的电话，请他周末回去吃饭。

祁彦说他要带上我一起。

我疯狂摆手：「你家里人叫你回去，我非亲非故的，算怎么回事啊？」

祁彦目光灼灼地望着我，伸手摸摸我的脑壳。

「霏霏。」他叹了口气，「我不想逼你。」

我心虚地低咳一声：「那个.....设计图不是还差最后一张嘛，我跟着他们一块儿补全，然后在家等你。」

祁彦最终还是一个人去了。

白家本来就在上海发展，扎根了几十年，如今家大业大。就算祁彦靠自己一步一步开起一家珠宝公司，对他们来说也算不了什么。

其实，我一直觉得白家人挺奇怪的。

如果说他们不关心祁彦，当初祁志远为难他的时候，他们又把祁彦接回去住了那么久，后来还把他从祁志远手下救下来，送他出国留学。

可如果说他们关心祁彦，他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时候，白家人几乎从没来看过，这一次祁志远出手曝光祁彦病情，闹得沸沸扬扬，白家人也没出面帮个忙。

而且按白千景之前的说法，祁彦在国外疗养院的时候也是孤零零一个人.....

——等等，白千景！

我忽然反应过来，白千景也姓白，难道和祁彦母亲那边有关系？

我皱起眉，仔细回忆，似乎除去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第一次见面，后面几次，白千景都很鲜明地表现出了他对我的不满，还

三番五次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我——虽然没有道德的我对此无动于衷。

而且他对祁彦的病情，和他当初出国的原因，似乎都了如指掌，不像是普通朋友能达到的程度。

第二天祁彦回来时，我就问了他。

祁彦用一种诡异的目光看了我片刻，忽然道：「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。」

「.....啊？」

「白千景是我一个堂舅的儿子，名义上算是我哥哥。」祁彦说，「你没发现他姓白吗？」

「发现了，可是姓白的人那么多。」

祁彦：「.....」

我忽然明白过来：「所以，白千景对我意见那么大，是不是因为白家人本身就对我很有看法？」

「不，只是白千景个人对你很不满。」祁彦微微一笑，「他们很喜欢你，因为都知道我对你的心思。」

我脸颊发烧，强装镇定地转移话题：「那个，今天我们已经把最后一张设计图画完，后面工匠那边可以开模制作了。」

在山海经系列的珠宝陆续完工并上架后，我也收到了来自祁彦的礼物——一支以青鸾鸟为主题，衍生出的古法仿点翠发簪。

「给你的报酬。」他把发簪端端正正插在我胡乱挽起的发髻上，动作轻柔，语气庄重，「要给你设计图的钱，你死活不要，就换成这个吧。」

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

高中历史课上，何老师跟我们说过，古代男子赠予女子发簪，是为了表示想结为夫妻——

救命。

我用手背贴着发热的脸颊，小声咕哝：「要什么报酬啊，我在这里白吃白住，你也没收我房租啊.....」

我在祁彦这里住了大半年，一点一点把原本色调冷淡的房间，填充成温暖灿烂的风格。

留在上海工作的蓝汀找过我很多次，他客客气气的时候，我也陪着他客气，他一旦提及过去，或者某些越界话题，我只能装聋作哑。

我对蓝汀的心境很有些复杂。祁彦不在国内，与我失去联系的那些日子里，是蓝汀陪着我，将我从泥潭里一点一点拖了出来。

好在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我拒绝过他几次后，蓝汀应该也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没有再找过我。

祁志远大概是很不甘心，中间又上门来找过祁彦几次。好在这
是高级住宅区，跟保安打过招呼后，他连楼门都进不来了。

却又三番五次针对祁彦的公司下手，不是截走他要用的材料，
就是买黑热搜败坏公司名声。

好在祁彦的反击又准又狠，反倒利用黑热搜把公司的热度炒了
上去，又跟着山海经系列先后推出了诗经系列和诗仙系列国风
珠宝，顺利跻身时尚圈一线地位。

而我跟祁彦之间的关系，就维持在了这样一个微妙的状态下。
漫长时间导致的无形隔阂在近距离的朝夕相处中一点一点消
融，尔后重新生长出某种初春新芽般鲜嫩的情愫。

祁彦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把我锁在他身边，寸步不离，但不知道
为什么，反而是我自己越来越没办法想象，假如此刻祁彦骤然
抽离，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。

临近年关的时候，我妈忽然打来电话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去过
年。

我到现在也没告诉她我早就辞职的事情，安逸日子过太久了，
几乎已经忘记在我妈眼里，我目前仍然是一个辛勤劳作的社
畜。

心虚地咳了两声，我一边翻日历一边说：「那我小年前一天回
去吧，陪你过小年。」

我妈十分惊讶：「你们今年放假放这么早？」

「嗯.....那个，我跟年假放在一块儿休了。」

「噢。」我妈不疑有他，安静了一会儿，倒是提起了别的话题，「祁彦既然回国了，他要回家过年吗？」

我回头看了一眼，祁彦正在我身后戳羊毛毡。这是我前几天买回来的，造型是一只柴犬，活生生让我戳成了一团奇形怪状的土黄色物体，无奈之下只能找祁彦帮我拯救。

此刻他正坐在沙发一角，落地灯暖白的光从他漂亮的脸颊照下来，粼粼波光投在一双明澈的眼睛里。

光照得他修长手指莹白如玉，那团乱七八糟的羊毛毡，竟然真的在他指间渐渐有了一只圆滚滚柴犬的形状。

我的心忽然软得化作一团。

「祁彦。」我喊了一声，眼看他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落在我脸上，便也笑着说，「我妈问你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，去我家拜个年。」

20

上海的冬天又湿又冷。

我抱着暖手袋缩在床上时，房间里开着空调，祁彦正在旁边的桌上，对着一桌子各式各样的礼物纠结。

「林阿姨会喜欢羊绒大衣吗？」

我打了个呵欠，把电视剧调成二倍速，懒洋洋道：「喜欢，反正贵的礼物她都喜欢。」

因为小时候我就把祁彦带回家过，我妈很清楚他家里的事情，对祁彦有一种近乎怜爱般的心疼，再加上初高中时期他也常来我家玩，几乎把他当作半个儿子来看。

所以关于过年回家要给我妈准备什么礼物这件事，祁彦已经纠结了快一个礼拜了。

前几天他从公司里拿了好几套珠宝回来，让我给我妈挑一套。我随便翻了翻标价，就惊得险些从床上弹起来。

其实和祁彦一起住久了，我已经渐渐习惯他平日的消费水准，但这种远远超出我认知的价格，还是时常惊到我。

丁婉说我这是穷日子过惯了，我深以为然。

自从之前和丁婉联系上，我和她便越走越近。丁婉是个全职作者，平时不用上班打卡，不赶稿的日子里很闲，于是每天和我微信畅聊上万字。

从丁婉那里，我知道了很多高中时我不知道的事情。

有关于我和祁彦的，也有关于祁彦和.....姜妙的。

丁婉说，在她的印象里，其实祁彦和姜妙是忽然亲密起来的。

就是某个再寻常不过的下午，祁彦突然跟姜妙一起去了画室，在那之后，她就常常在学校里看到姜妙和祁彦并肩而行，而这

种时候，祁彦背后一般都背着姜妙的画板。

大概在和姜妙相熟后的第三个月，临近高考，祁彦就出国了。

上个月，丁婉来了趟上海，闲来无事，我就和她一起去了姜妙开的画廊。地点在闵行区，选了一处安静又精致的三层小楼，院子里还种着大片盛开的百合花。

我们去的时候，上一场主题画展正好结束，画廊里冷冷清清，只有几个助理小姑娘在。我们问起姜妙，小姑娘说，有人邀请姜小姐办合作展览，她飞去外地和人谈流程看场地去了。

「其实姜妙家里的条件不太好。她妈走得早，她爸是个酒鬼，要不是她争气自己考上了市重点，他们连高中都不想让她读。她学画画，好像还是一个远房亲戚资助的。」

出门后，丁婉忽然开口跟我说起姜妙的情况：「她能走到今天，其实挺不容易的。而且其实她现在应该跟祁彦没什么联系了吧？」

我愣了愣，忽然反应过来：「你不会以为我要来找她麻烦吧？」

「不然你拉我来她的画廊干吗？」丁婉困惑道。

我默默踢飞脚边的一颗小石子，小声道：「我就想看看，姜妙现在是什么样子。」

曾经被祁彦喜欢过的，高中时就闪闪发光的大美女，在这么多年以后，会变得更加耀眼夺目吗？

我是抱着这样的期待，和丁婉一起过来的。

虽然没有见到丁婉本人，但我也已经从画廊里挂着的一幅幅画作里，窥见几分她姣美灵魂的留影。

我没有办法不承认，其实在姜妙面前，我是很自卑的。

丁婉见我一脸沮丧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安慰道：「别这样，虽然姜妙人美心善，有钱又厉害，但你至少——」

她斟酌了好半天才找出个词来：「但你至少很可爱啊！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更忧郁了。

「霏霏。」

不知不觉，我又沉入记忆的深海里，直到祁彦近在咫尺的声音响起，令我骤然回神：「怎么了？」

他坐在床边，目光专注地凝视着我，似乎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问道：「我应该给虞叔叔准备什么礼物吗？」

像是有谁在我心里骤然刺了一刀，鲜血汨汨流出，伤口不深，可是隐约的刺痛延绵不绝。

「.....不用。」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，「我爸他.....已经去世了。」

祁彦惊愕地看着我，脸色一点一点白下去，他手足无措地道歉，然后来拽我的手腕：「对不起，霏霏，我不知道……」

我指尖冰凉，可还是摇了摇头，微笑道：「没什么好道歉的，都过去好久了。」

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这件事，祁彦早就知道了。

他一开始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要不要问我，大概也是怕刺激到我。

其实没什么好怕的。

跟死亡相比，短暂的离别又算得了什么。

兴许是看出了我的心情沉郁，祁彦没有再继续追问我爸的死，只是默默收拾好了给我妈的礼物，然后等着一起回家的那一天。

结果回家的前两天，白千景忽然找上门来。

他来时祁彦去公司里处理节前最后的琐事，因此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家收拾行李。

我一件羽绒服刚叠到一半，门铃忽然响起来。

祁志远已经被列为禁止入内人员，所以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祁彦忘了带钥匙。

结果一开门，白千景站在门口。

看到是他，我下意识就要关门，结果他一手肘抵住门框，唇边扯出一丝冷笑：「心虚？」

「……」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「你好像有那个大病。」

「虞霏霏，我不跟你斗嘴。你就说，祁彦过年不回家，反而跟着你回去这事，是不是你捣的鬼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你把祁彦带回去，就是为了继续洗脑他，让他对你死心塌地，不和家里安排的人见面吧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白千景深吸一口气，瞪着我：「你竟然都承认了？！」

「是啊，白少爷。」我关不上门，干脆抱胸靠着墙，闲闲地望着他，「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机深沉、道德败坏的人。不光如此，我还赖在祁彦家里，白吃白住了大半年，一分钱没出，全让他养着我。而且，其实我还没跟祁彦在一起呢，现在只是朋友。」

看样子白千景被我气得不轻，眼睛里都快喷出火来了。

「白少爷，我没有道德底线，你三番五次来找我没用。」

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好心提议道：「你还不如去多劝劝祁彦，鱼塘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让他早点放弃我这个心机绿茶，也能早点回去和你们家安排的姑娘见面，对吧？」

我自认为这话很顺着白千景的意思，没想到他听完更生气了：「虞霏霏！祁彦那么喜欢你，你竟然一点都不看重他的心意。对你来说，祁彦就是张可有可无的饭票吗？」

现在我真的怀疑他有病了。

我叹了口气，勾勾唇角，语气嘲讽：「当然不是。可是白少爷，你三番五次来找我，把我定性为一个因为拜金所以接近祁彦的女人，希望我早日离开他，你又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？是希望我哭着喊着，扒着你的衣角说我爱惨了祁彦，求你们不要让我离开他吗？」

白千景陡然愣住。

「就算我真的这样了，你会心满意足吗？你就会不干涉我和祁彦的事情了吗？」我目光凛冽地盯着他，「白少爷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我和祁彦到底怎么样，轮不到你来插手。我们根本就不在彼此的世界准则里，又何必非要操控对方的言行呢？」

「你三番五次让女孩儿去打胎的行为，你以为别人就看得惯？算了吧白少爷，大家活在世界上，各有各的卑劣。你就光明磊落吗？你想让万事顺着你的心意来，不先想想自己配吗？」

白千景脸色发青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走了。

晚上祁彦回来，我跟他说下午白千景来过了，祁彦眼神刚一沉，我又补充道：「我把他骂跑了。」

祁彦走过来，摸摸我脑壳，声音里带着一点笑意：「大胆骂，有什么结果我都给你兜着。」

「其实我一开始不想把话说那么难听，毕竟那一次在病房里他处理孙经理那件事，也算是帮了我……」

「如果他不处理，败坏的是白家的名声。」祁彦打断我，「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，霏霏。就算不是你，那个孙经理骚扰别的员工，他照样得处理。再说，就为了那件事，他还从我这里拿走一条项链送他的小情人。」

敢情是这样。

我瞬间就没有心理负担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外面下着蒙蒙细雨，我和祁彦拖着行李箱就出发了。原本他想直接开车回去，可临近春运，高速上堵得厉害，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坐高铁。

反正离得不远，一两个小时就能到。

只是，刚过完安检，走进候车室，我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带着压抑不住的惊喜：「霏霏？」

我一转头。

好家伙，竟然是蓝汀。

他目光落在我身边的祁彦身上，笑容微微凝固，却还是继续说道：「昨天我联系了阿姨，打算去你家拜年。阿姨很热情，听

我说我爸妈今年去海南度假，就邀请我一起过年。」

不会吧？我妈还没放弃让我和蓝汀复合的想法吗？？

我在心里哀号着，下意识转头去看祁彦的反应。

果然他眼神冷冽，唇边勾起一抹浅淡的弧度：「那真是好巧，林阿姨上个月就邀请我了。」

21

现在的场景非常尴尬。

检票之后，我发现蓝汀跟我和祁彦竟然买到了同一趟高铁。

虽然坐车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整整两个小时里，祁彦一直保持着唇角微冷的弧度，蓝汀的眼神也绝非春风和煦。

这种言情小说里出现会让人激动万分的修罗场画面，放在现实里，其实并不愉快。

我在心里哀号：妈，你怎么给我找了这么大的麻烦！

好在我妈大概是感受到了我的悲伤，提前到高铁站来接我们。

见面的那一瞬间，我本来以为她会给她许久不见的宝贝女儿一个拥抱，没想到我妈第一时间看向了蓝汀，笑逐颜开：「蓝汀啊，阿姨都好久没见你了……」

祁彦在我身边抿了抿唇，轻声开口：「林阿姨，我是祁彦。」

我妈声音一顿，缓缓转过头，看着我和祁彦。

我和祁彦并肩站着，离得很近，祁彦手里甚至拎着我的帆布包，头上还戴着我的毛绒兔帽子。

而蓝汀站在离我们两步之遥的地方，唇角挂着微微苦涩的笑容。

只要是视力正常的人，多多少少都能看出点问题。

我妈目光在我身上顿了顿，复杂了一瞬，这才转向我身边的祁彦：「……小彦。」

我能感受到祁彦的紧张，但他还是镇定自若地看向了我妈：「阿姨，好久不见。」

我妈忽然就掉了眼泪。

她抬手，有点慌乱地擦了擦眼泪，笑着说：「好啊，真好，你回来就好——不会再出去了吧？」

祁彦摇头，语气轻轻停顿了一下：「不会了。」

其实我妈对祁彦和蓝汀的感情，大概是不一样的。

对她来说，蓝汀是她看好的女婿，但祁彦几乎等同于她的半个儿子了。

我妈打车带我们回家，因为行李太多，打了两辆。

她坚持跟我一趟车，把祁彦和蓝汀扔在了后面那辆车上。

原本我以为她会问我关于祁彦的事情，我甚至在心里编好了借口，没想到我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跟我闲聊了几句，说前几天去墓园看了我爸，给他换了新的水果和花。

我吸了吸鼻子，小声说：「你都跟爸离婚这么多年了，还要去看他。」

「他毕竟是你爸，我们离婚的原因又——」话说到一半停下来，我妈摇了摇头，语气忽然低沉下来，「算了，一年就去这么一回，也费不了多少工夫。」

然后车里就沉默下来，安静得只能听到我和她的呼吸声。

我爸是在我大一那年暑假没的。

他炒期货赔钱，欠了一百万，怕要债的找到我和我妈身上，就喝了药。

当时我刚回家三个小时，行李箱都没打开，报丧的电话就打来了。

当天晚上，蓝汀坐最晚的一班高铁，从学校到了这座城市。

之后的整整一个月，我难过得整个人恍恍惚惚，昼夜颠倒，常常在梦里哭着惊醒，然后握着蓝汀的手，反复跟他讲述我和我妈曾经的相处。

我说虽然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但不是因为感情不好，而是我爸炒股出了点问题，他怕拖累到我和我妈，就主动去办了离婚手续，财产和我都归我妈。

我说我爸虽然赚不到什么大钱，还总是沉迷炒股，可他对我很好，每个月赚到的钱几乎都给了我妈，所以家里虽然不算富裕，但也没苦过我。

我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还见了我爸，他说老家有个堂姐离婚后，被男方赶出家门，净身出户，他一定要多赚钱给我买一套婚前房……

我说什么，蓝汀都安静听着，并不打断或者反驳。

只有在我情绪过于激动的时候，他才会轻轻抱住我。

蓝汀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温柔包容，像是月光下静谧的海。

他陪了我一个多月，我妈心情也很不好，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蓝汀在买菜做饭，打扫家里的卫生。

有一回我妈心情稍微好点，哑着嗓子跟蓝汀开玩笑，说：「你在实验室里熬了一个学期，好不容易暑假能轻松几天，又得来阿姨家做苦工。」

「阿姨，你别这么说。」蓝汀那会儿正在擦桌子，动作顿了一下，站直身子转头看向我妈。

因为又要照顾我，又要帮忙料理我家的事，他瘦了不少，整个人却看上去更加挺拔，眼睛也一片明亮。

他说，「我是要娶霏霏的。」

直到暑假结束的时候，我才差不多从那种时时刻刻的绝望里抽离出来，接受了我爸永远离开了我的事实。

开学后，回到学校，蓝汀又带我去健身房举铁，在大汗淋漓的运动里，一点一点淡化了生离死别带给我的悲伤。

我也不会再天天梦到我爸，梦到小时候他把很贵的巧克力藏在袖子里带回来，偷偷给我吃的场景。

但不管过去多久，想到他的死，我还是心头有刺痛浮现出来。

若隐若现，但总落在那里，像针一样扎着我的心脏。

下车的时候，我表情有些沉郁。

祁彦过来帮忙拿行李时察觉到了，低声问：「怎么了？」

我摇摇头：「没事。」

祁彦抿了抿唇，没有再说话。

小年的时候，我妈带我们出去吃饭，说是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很好吃的川菜馆。

结果在饭馆门口，遇上了她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，郑阿姨。

郑阿姨的目光仿佛探照灯一般，从我身上晃过去之后，就在祁彦和蓝汀身上来回地扫，一边扫一边问：「林秀，你女儿回来

啦？这两位是……」

我妈笑得春风得意：「哦，这两个都是我女儿的好朋友，来我家玩的。」

郑阿姨脸上立刻浮现出微妙的复杂之色。

她「啧啧」了两声，跟我妈客套两句，然后告辞。

我忍了忍，没忍住，委婉地问我妈：「郑阿姨不会是误会了什么吧？」

没想到我妈说：「要的就是她误会。」

我：「？」

我妈语气很有几分不满：「谁让她老跟我炫耀她女儿嫁了个富二代，一星期能说三十回，烦都烦死了。质量不够，我们可以数量来凑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我回头偷偷看了祁彦和蓝汀一眼，两个人的神情都很淡然，祁彦甚至翘一翘唇角，冲我笑了一下。

吃饭的时候，祁彦给我夹了一筷子鱼香肉丝，蓝汀马上跟一筷子盘龙茄子。

我妈敲了敲桌子，淡淡道：「自己吃自己的。」

两边立马缩回了筷子。

我把碗里的鱼香肉丝和盘龙茄子吃完，去夹我面前的梅菜扣肉，每夹一块我妈就咳一声。

我置若罔闻，结果我妈咳到第四声，直接开了口：「虞霏霏你少吃点，看你脸圆的。」

蓝汀温和道：「没事的林阿姨，霏霏大学的时候一直在跟我举铁健身，体脂率比一般女生低很多，偶尔吃多点不会胖的。」

好家伙，我直呼内行。

祁彦捏紧筷子，狭长的眼尾微微垂下来，唇边挂起冰凉的笑。

他看了我一眼，轻声道：「没关系，阿姨，霏霏住在我那里的时候，每天都会举哑铃的。」

我眼皮一跳。

果然，我妈状似春风和煦地看向了祁彦，重复了一遍：「霏霏，住在，你那里——的时候？」

跳转下方专栏，继续阅读第 7 节「与蓝汀告别」

https://www.zhihu.com/xen/market/remix/paid_column/1394305544807739392

